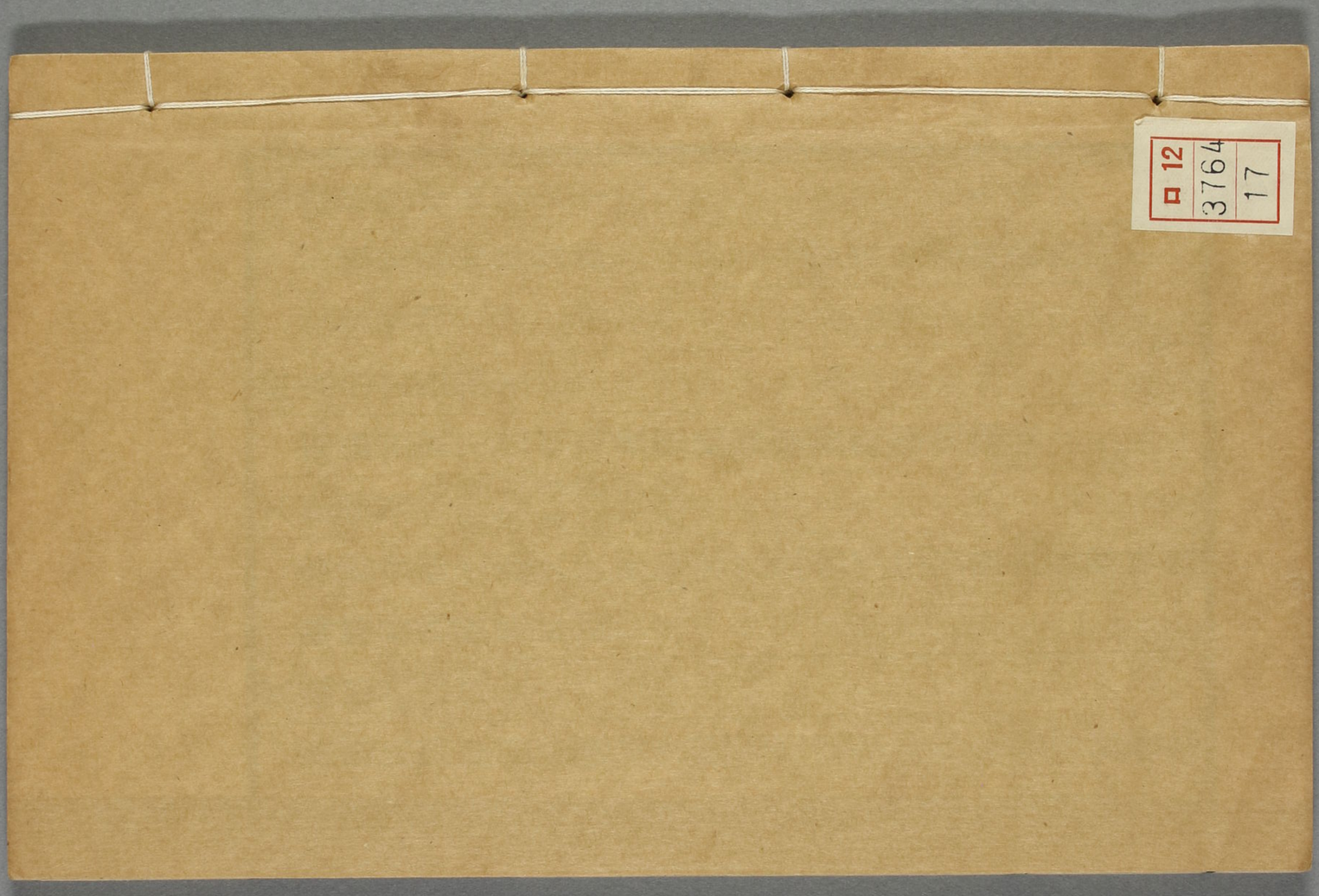
12
3764
17

E12
3764
17

禮記訓義擇言四　婺源江永慎修著

曾子問

卿大夫士從攝主

案攝主即下文大宰喪則攝拜賓喪祭朝則攝政大祝禆冕（鄭注士服爵弁服大祝禆冕則大夫）

案爵弁雖士服大夫亦得兼之此告子生事重大祝禆冕廟禮輕則祝爵弁服

祝聲三（鄭注聲噫歆警神也）

案噫歆鄭以漢時警神之聲言之意古亦如此噫者發聲歆者聲之轉取聲不取義孔疏謂歆享朱氏謂如尚饗皆非也

本書由
1991.4
寄贈
91-50

此不說飲食何享之有尙饗乃祝詞之末欲神饗之非引聲也後世以咳聲用於吉祭者誠誤

升奠幣於殯東几上鄭注几筵於殯東明繼體也

案司几筵柏席用萑每敦一几鄭讀柏爲椁謂殯之椁槨是人君之禮殯東常有几筵此注似言爲明繼體特設几筵者蓋此注不與彼參照又或喪事仍几此告子生特改新之也

疏引皇庾熊說斷之以熊爲是皇庾爲非皆不知引每敦一几以明殯東之有几則熊與孔亦未是既夕禮之下室卽殯宮之室朝夕奠常設於此燕養饋羞亦於此孔氏乃謂素几是殯宮朝夕奠之几不在下室豈下室又在殯宮之外乎鄭解下室如今內室與喪大記之下室異

子踊房中亦踊三者三襲衰杖鄭注踊襲衰杖成子禮也

案襲衰杖每字爲句襲者諸臣襲衰者爲子著衰杖者少師代子執杖也前少師入門奉子以衰實未服至此始服之象成服以漸也祖襲諸臣之事注并襲爲成子禮是連襲衰爲句孔氏因謂踊時子亦祖誤矣初生之子使之肉袒不近人情皇氏不祖之說是

徹饌而埽卽位而哭疏云熊氏以卽位而哭謂在冠家卽位以位非也文承徹饌而埽之下皇氏以爲卽喪家之

案熊氏說是然當云冠家之廟凡聞同宗之喪皆哭於廟有殯乃哭諸側室又案此言卽位而哭謂齊衰大功之親在遠地者爲位而哭也若在近處自當如皇氏說哭於其家

壻已葬壻之伯父致命女氏曰某之子有父母之喪不得嗣爲兄弟使某致命女氏許諾而不敢嫁禮也壻免喪女之父母使人請壻勿取而后嫁之禮也女之父母死壻亦如之

案必待已葬而致命者疏謂葬後哀情稍殺使兼他事是也其云不得嗣爲兄弟者謂因葬故稽遲婚事若非喪則已嗣爲兄弟矣此辭正不欲其嫁也非謂今後遂不得嗣爲兄弟遽令其改嫁也女氏許諾者許其不改嫁也其辭若云敬聞命矣某之子敢不守禮以須故曰許諾而不敢嫁如壻家諷其改嫁而女氏不敢嫁則當云不許何云許諾乎既已許諾則竟嫁之矣何又不敢嫁乎注云不敢以累年之喪使人失嘉會之時是誤讀不得嗣爲兄弟之辭而害意者也壻免喪

女之父母使人請成婚踐其前之諾也壻家於是取之禮之常也萬一壻家有他故不欲取女氏不能強然後嫁之此又禮之權宜夫子亦舉其或有之事言之正謂女家不得輕嫁也非謂父母死者概弗取概改嫁也女之父母死既葬女家亦以不得嗣爲兄弟之辭明其稽遲昏事之故諷壻家不得別取壻家許諾而弗敢取女免喪壻之父母使人請成婚女家嫁之常也萬一女家有他故不欲嫁此壻壻家不能強然後別取非是則無有不取者也壻別取女家亦必還其幣如出妻者還其器皿之比此亦可知也朱氏云免而請弗取而後嫁正見未免未請不敢嫁也玩禮也二字聖人之意正教人不得遽嫁謂非有故不得假愆期之說而別嫁別取也此此

說是矣然猶惑於舊注之故謂壻之辭爲女計女之辭爲壻
計此古人之厚道不知本文不得嗣爲兄弟原非辭婚之辭
如謂此爲厚道則女家既已待其三年免喪矣失時者猶可
及時矣乃猶固執前說不取令其再許嫁再行納采問名納
吉納徵是失時者愈失時何其始厚而終薄乎後世有泥壻
弗取而後嫁之禮也之語遭父母喪以絕婚爲禮者固爲大
謬又有欲圓其說謂壻辭弗取而后嫁之仍是嫁此壻者亦
非文意壻免喪而取有何嫌疑乃故爲弗取之辭豈禮宜如
是耶

曾子問曰除喪則不復昏禮乎孔子曰祭過時不祭禮也又何
反於初

案齊衰大功之喪女既改服卽位而哭殯後自當有見舅姑
之禮除喪後成婚但不行同牢之禮亦自有媵御交贊衽席
於奧入室脫纓之儀黃叔陽譏其不見舅姑譏其苟合過矣
三月而廟見稱來婦也擇日而祭於禰成婦之義也

案三月廟見稱來婦正與昏禮三月奠菜稱某氏來婦合宜
爲一事若擇日而祭於禰則士昏禮婦入三月然後祭行是
也適婦主亞獻猶舅姑存時盥饋卽是成婦之義非別有牲
物致祭其爲庶婦若孫婦亦於廟中禮相助奠亦是成婦之
義也孔疏不引三月祭行以合於擇日祭禰乃合廟見奠菜
祭禰爲一事此則孔氏之誤而朱氏則分廟見與奠菜爲二
事謂祭行卽廟見謂舅姑存者亦有廟見愚謂舅姑存者亦

有廟見但有三月入廟助祭之禮別無廟見祖舅祖姑之禮孫婦見祖廟自是後世俗禮不可以例古人也鄭公子忽如陳逆女先配而後祖祖者告祖廟也謂其先配而後告廟非謂婦廟見也春秋時有娶妻先告廟之禮伯州犁所謂圍布几筵告於莊共之廟而來是也賈逵服虔誤解左傳謂大夫以上無問舅姑在否皆三月見祖廟之後乃始成婚迂謬可笑莊姜翟茀以朝詩人歌之曰大夫夙退無使君勞欲其與夫人見也豈有三月成婚之禮耶　疏謂必待三月一時天氣改乃可以事神亦不然三月固是一時古人之意蓋欲遲之一時觀其婦之性行和於夫宜於室人克成婦道然後可廟見而祭禰大夫則有反馬之禮前此猶留其送馬不敢自

安有出道者則出之未廟見而死者則有殺禮歸葬如下章之云豈止俟天時改哉

日食

案古厤疏無豫推日食之法故有猝遇日食不得終禮之事後言葬引至於垣日有食之安知其不見星亦是不能豫知其食分也

天子嘗禘郊社五祀之祭

案鄭注周禮以句芒等五神爲五祀此注五祀以爲關中言之皆非也天子而下皆以戶竈中霤門行爲五祀祭法所言者記人之異說

接祭而已矣鄭注接祭而已不迎尸也

案疏謂迎尸有二一是祭初迎尸於奧行灌禮畢而後出迎牲於是迎尸於戶外行朝踐之禮一是合亨而迎尸入坐於奧行饋孰之禮此云不迎尸者直於堂上行朝踐禮畢則止不更迎尸而入此謂宗廟之祭郊社之祭無文不迎尸亦謂此時是也陳氏節略疏文不細考其說乃云減略節文務在速畢無迎尸於奧及迎尸入坐等禮是幷祭初之迎尸亦無之更有何節文乎

既殯而祭 已葬而祭

案熊氏謂於是冢宰攝主其說是

曾子問曰父母之喪弗除可乎鄭注以其有終身之憂

案此乃更端之問與上章不連注得其指

故君子過時不祭禮也

案此以祭明喪祭過時不祭爲禮則喪過時不除爲非禮

賤不誄貴幼不誄長禮也鄭注誄累也作謚謚當由尊者成吳氏曰誄爲哀死者之辭猶後世祭文哀辭之類鄭解誄爲謚非也如哀公誄孔子何嘗爲孔子作謚

案吳氏說是

攝主不厭祭鄭注厭飫神也奠之且饗是陰厭也尸謖之後徹薦俎設於西北隅是陽厭也此不厭者不祭何謂陰厭陽厭是成人之少牢祝酌奠下云用薦歲事所以依神周禮所謂藏其隋者與非敦几筵納一尊闔牖戶所以陽厭也庶殤從祖附食乃有陰厭陽厭即特祭不厭祭吳氏曰厭者殤祭之名此名不厭祭蓋謂爲陰厭祭未依神於屋漏爲陽厭後儒承其誤陸氏破其說之非是者得之不厭祭於正祭鄭注以祭初饗神於奧統之親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爾

案大戴禮云無祿者稷饋稷饋者無尸無尸者厭也是凡祭無尸者皆謂之厭後曾子問祭必有尸乎若厭祭亦可乎正謂祭初祭末之厭皆無尸此言攝主不厭祭逆陳殺禮之事正謂祭末之陽厭陸氏必欲破鄭注謂用薦歲事但以告神而非陰厭不知饗神之時俎必陳酒必奠敦必啟祝辭必稱尚饗主人兩再拜稽首豈非欲其饗之乎郊特牲曰直祭祀於主祭統曰尸亦餕鬼神之餘則此時實爲事神之正祭而尸食猶是餕其餘豈徒曰告神而已乎若祭末後復改饌西北隅爲陽厭此不知神之所在於彼於此之意陸氏謂是依神既祭畢矣神豈無依欲依神何爲復陳尊俎敦乎又謂此周禮之藏其隋夫所謂隋者尸祭菹醢黍稷肺於豆閒既祭

藏之不欲其褻也若陽厭者取尸所未舉之牲體俎釋三個并未食之黍稷設之豈可以藏隋當之乎吳氏不能詳考諸經辯正其謬反以其破鄭說爲得曰謂此不厭祭爲不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是宗子一人有罪而殤與無後者皆因之餕也豈制禮之意乎且上下文皆論正祭之事何暇及旁親之殤與無後者

若宗子死告於墓而后祭於家鄭注祭於家容無廟也

案家者對墓言之祭於家卽是祭於廟非謂容無廟也蓋宗子若無罪去他國宜以廟從宗子死自有子祭之庶子不得祭惟其有罪居他國廟猶在本國宗子雖有子不能歸而祭故庶子代祭之若其無廟則是庶人庶人以時薦於寢無牲

無尸不成其爲祭夫子亦不必言之矣

宗子死稱名不言孝身沒而已鄭注至子可以稱孝疏云庶子身死其子則是庶子適子祭庶子之時可以稱孝

案此論正統之祭未論祭庶子庶子無爵則是庶人庶人薦而不祭亦不必言之矣或是孫祭祖得稱孝孫與抑或謂庶子攝祭止於其身庶子之子賤爲庶人則當鬼其祖不復更祭與

子游之徒有庶子祭者以此若義也

案夫子當稱子游姓名此記人改稱字耳吳氏謂此下記者所自言未必然

若厭祭亦可乎鄭注厭時無尸

案凡無尸者皆爲厭祭初祭末是厭士虞禮有無人可爲尸而祭之者亦是厭也曾子之問原不謂若殤祭之厭且祭殤之陰厭陽厭下文孔子答之曾子始明此處自是指無尸之厭陸氏吳氏皆謂厭爲殤祭之名則此句豈可通乎陸氏亦知其難通別爲之說曰厭猶禮之有飲也朝獻猶禮之有饗也饋獻猶禮之有食也燕私猶禮之有燕也牽強比類皆無義理

曾子問曰殤不祔祭何謂陰厭陽厭鄭注祔當爲備聲之誤也

案祔當讀如字曾子之意謂祭祖禰有陰厭陽厭祭殤當特祭不祔於祖禰之旁其享其祭始終一厭祭而已何爲有陰厭陽厭乎

文王世子

抗世子法於伯禽

案當成王時周公爲太傅召公爲太保太公爲太師必有朝夕納誨之言其左右前後必多疑丞輔弼之人非專恃伯禽以善成王也而使伯禽時與之居處舉世子法以教伯禽卽所以教成王成王有過亦卽伯禽之過故撻伯禽以感悟之蓋救過用威之道不能行之於君臣者可行之父子此周公格君委曲之苦心故夫子謂之于其身以善其君此事本無可疑卽舊注謂舉以世子之法使與成王居而學之亦似無病也

凡學世子及學士必時鄭注學士謂司徒論俊選所升於學者陸氏釋文學戶孝反敎也下小樂正學

干籥師學戈學舞干戚同

案鄭注及釋文學士之學本讀如字吳氏陳氏謂學皆音效非也

胥鼓南鄭注南南夷之樂也雅以南吳氏曰謂詩之二雅二南也此云胥鼓南亦謂大胥以鼓而節二南之樂歌耳

案吳氏說近是若夷樂雖祭祀所不廢非世子學士所急也愚謂南卽文王之象舞季札所觀象箾南籥是也故詩曰以籥不僭

凡祭與養老乞言合語之禮皆小樂正詔之於東序鄭注合語謂鄉射鄉飲酒大射燕射之屬也鄉者謂合會義理而語說也論祭祀之事云笑語卒獲是祭有合語也養老既乞言自然合語此先言祭與養老乞言別云合語則合語非祭與養老

故知是鄉射等
旅酬時合語也
案此皆言學中之事祭謂釋奠釋采也乞言合語皆養老時
之禮也其禮行於登歌清廟之後下管象舞大武之前下經
云既歌而語以成之也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合德音之致
禮之大者也分言之君求善於老人爲乞言三老五更羣老
與君言父子君臣長幼之道爲合語合言之乞言合語皆謂
之語內則謂三王皆有惇史所以記此言語也乞言合
語皆有威儀小樂正詔之其言語有篇章辭說大樂正授數
大司成論說之經文前後甚明注疏乃以飲射旅酬之語釋
之誤矣鄉射記古者於旅也語蓋謂行禮以靜默爲敬唯旅
酬時以酒相勸乃可言語記者見時人行禮有不當語而語
者故云古者於旅也語非謂此時有合語之禮也養老之合
語歌後特行之非若旅酬時之笑語也
大樂正學舞干戚語說命乞言皆大樂正授數大司成論說在
東序鄭注此云樂正司業父師司成郎大司成司徒之屬師氏
也師氏掌以嫺詔王教國子以三德三行及國中失之事
詳說之也新安王氏曰論說者即舞干戚語說乞言之數爲講論而
樂教之使成
也鄭注誤
案論說王氏之說是舊注謂課其義之深淺才能優劣疏謂
小樂正既詔以三者威儀大樂正又教以三者義理於是大
司成論量課說之非也大樂正小樂正所教者儀文器數別
設大司成一官專講說其義理故下文有侍坐於大司成函
丈問答之事此經官名官制不必盡與周禮合鄭以師氏當

大司成者固未必然王氏謂大司成卽大司樂亦非也授數論說是二事豈大司樂忽又稱爲大司成哉司成自是古有其官近世猶有掘地得古器其銘詞稱司成者見朱彝尊集

凡釋奠者必有合也有國故則否鄭注國無先聖先師則所釋奠者當與鄰國合也若唐虞有夔龍伯夷周有周公魯有孔子則各自奠之不合也劉氏曰合謂合樂也春釋菜合舞秋頒學合聲釋奠則并合之以侑神也有國故爲凶札師旅惟是不合朱子曰以下文考之有合當爲合樂國故當爲喪紀凶札之類

案當從劉氏朱子說

凡大合樂必遂養老

案鄭注謂養老用其明日三山陳氏譏其誤據後文視學養老同日愚謂因大合樂而養老者宜用其明日合樂養老不能一日行也其特視學養老者同日養老之時歌清廟管象舞大武而不合樂也

凡語於郊者鄭注語謂論說於郊學疏云謂論說學士才能也

案注疏說是吳氏謂合語恐不然

曲藝皆誓之以待又語三而一有焉乃進其等以其序鄭注曲藝小技能也誓謹也皆使謹習其事又語爲後復論說也三說之中有一善則取之以有曲藝不必盡善進於衆學者又以其藝爲次吳氏曰誓蓋戒勵之使勉於學三卽上文德與事言也考察三者之中或有其一卽進其品等於曲藝之上又以高下爲序

案誓字之義吳氏得之三而一有焉舊說爲長吳氏說亦兼存之

無介語可也疏云無介無語於此禮可也朱子曰語卽上文合語之語言可也明釋菜時未可語禮尚嚴也

案釋菜時未可語賓東序宜合語當讀無介爲句而語可也

自爲句

況于其身以善其君乎東匯陳氏曰以世子之法教世子直道也今舉世子法於伯禽而教成王是迂曲其事也

案陳說得之舊讀于爲迂是也解爲廣大則非成王幼不能涖阼以爲世子則無爲也疏云成王既無父今若爲世子之處朱氏曰周公以成王爲世子時則無而爲君前此未嘗習爲世子法也周公以成王幼

案文義舊說似順朱氏亦得爲一義

其朝於公內朝則東面北上臣有貴者以齒

案此謂與宗人圖嘉會之朝若燕同姓於寢始入在庭之位如此若每日常朝於路寢同異姓之臣皆在則如燕禮大射禮之位卿西面北上大夫北面東上士西方東面北上皆以

官不以齒也

其在外朝則以官司士爲之鄭注外朝路寢門之外庭

案天子治朝之位詳司士諸侯治朝之位無文疏引大射言之或亦當如燕與大射內朝之位也

其在宗廟之中則如外朝之位宗人授事以爵以官

案宗廟如外朝之位謂亦如外朝之以官不以齒非謂祭與朝同位也同姓無爵者皆以昭穆序於作階之東南西面北上昭爲一行穆爲一行同姓之有爵與異姓之有爵者皆以爵序於西階之西南東面北上士初立於門西北面得獻則移而東面北上

其公大事則以其喪服精麤爲序鄭注其爲君雖皆斬衰序之必以本親也

案斬衰本無精麤此言以其喪服之精麤者據常法本親之五服也陳氏謂衰制雖同而升數之多寡則各依本親非是

諸父守貴宮貴室諸子諸孫守下宮下室 吳氏曰春秋傳諸侯始祖稱太廟羣公稱宮此貴宮謂羣公之廟下宮謂羣公之下者如魯仲子之宮之類宮統言室則宮中之室也後申釋前文但言貴室下室可見宮與室之非二矣鄭注以貴宮貴室爲路寢下宮爲燕寢親廟貶稱下宮子孫守之路寢反稱貴宮諸父守之然則是尊已所居而卑祖禰義殊未安蓋君出庶子但以族人守宮廟而已若君之所居無容族人守也公宮是總言太廟貴宮下宮五廟爲都宮故總謂之公宮也五廟共

案吳氏說是公族以宗廟爲重故分守之若路寢燕寢自有守者

遂發咏焉 鄭注發咏謂以樂納之

案以樂納之蓋奏肆夏也以鐘鼓奏之而無辭疏謂發其歌咏非也

既歌而語

案說見前注謂歌備而旅旅而說非也

下管象舞大武大合衆以事 鄭注象周武王伐紂之樂也以管播其聲又爲之舞皆於堂下衆所合學士也東滙陳氏曰象是文王之舞周頌維清乃象舞之樂歌武則大武之樂歌也象舞決非武舞

案季札見舞象箾南籥者曰美哉猶有憾象爲文王樂明矣管者匏竹之總名以管奏象舞舞人亦吹籥秉翟而舞仲尼燕居云下管象武夏籥序興是也詩序言維清奏象舞者未必然而象必非武王之樂大合衆以事事卽奏象舞武之事

陳氏謂行養老之事非是反養老幼於東序 長樂陳氏曰兼幼言之者耆老孤子先王未嘗不兼養然非所重特老者而已

案陳氏說是此言終之以仁故兼饗孤子言之王氏肅幼字
非也

禮運

蕢桴而土鼓盧陵胡氏曰蕢草也以草爲桴鄭以蕢
案胡氏說是疑蕢與蒯通蒯莖似管可爲桴土鼓燒土爲鼓
即缶也

故元酒在室醴醆在戶粢醍在堂澄酒在下

案元酒在室即明水配鬱鬯也以其重古故首言之其在戶
在堂在下者亦以明水配齊以元酒配酒非謂室中一設其
餘不設也又崔氏謂大祫備五齊三酒禘祭用四齊時祭用
醴益二齊未必然愚疑泛齊最濁用之天地神祇不用之宗

廟故諸篇皆無言泛齊者宗廟用鬱鬯無泛齊神祇用泛齊
無鬱鬯亦相變也疏引崔氏言大祫九獻之儀節未必盡
然如尸坐於堂其時主當在室故禮器云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崔謂主亦在尸之右焉周禮唯有司巫共匱主未有言迎
主出入者禮器云設饌於堂爲祊乎外謂薦腥薦爓之饌若
既合亨饋孰當陳饌於室行陰厭崔謂先陳之於堂後乃徙
堂上之饌於室豈其然乎腥其俎以法上古孰其殽以法中
古則堂上薦腥有兩獻薦爓亦當有兩獻薦腥爲朝踐薦爓
爲朝獻若陰厭之後延尸入室則當食舉未食不當有獻崔
所序者無薦爓之兩獻而序五獻六獻於尸食之前又豈其
然乎崔又謂大合樂以前謂之接祭曾子問所謂接祭者接

猶捷也因有故而疾速以祭非有接祭之名也后再獻之後
當賓長獻崔謂於是王可以瑤爵獻卿豈有賓未獻尸而王
先獻卿者乎

播五行於四時和而后月生也是以三五而盈三五而闕

案五行分布於四時之中土無專位位在夏季中央而亦寄
王於四季之月四時之順序由日行之進退而月輔乎日或
合或離亦由是以生明生魄焉其大常之數十五日而盈十
五日而闕朔虛所不論也三五猶云半月也

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也

案五聲六律十二管還相爲宮猶下文云五味六和十二食
還相爲質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言其迭有所主云耳
非眞一月而易一食一月而易一衣也

五色六章十二衣還相爲質也

案六章者天地四方之色左傳謂之六采五色加元爲六章
猶之五味加滑爲六和此與五聲六律又別是一理鄭氏欲
避五色之複取考工記土以黃其象方以下爲六章吳氏又
以衣裳各六爲六章皆非也

故先王秉蓍龜列祭祀瘞繒宣祝嘏辭說鄭注埋牲曰瘞幣帛曰繒

案瘞繒謂埋制幣也若以瘞爲埋牲則繒字單舉不辭

禮器

天子之席五重

案司几筵皆三重之席無五重此記人之說異陳氏禮書謂

席在筵北皆再重未確

鬼神之祭單席疏云神道異人不假多重

案司几筵祭祀席不單者爲尸設席也此爲神設席

諸侯視朝大夫特北旅疏云士不問多少共一揖之

案周禮士旁三揖非一揖也以三等士分言之謂上士一揖中士一揖下士一揖則可耳

天子之堂九尺疏云天子堂九尺周法也周氏曰九尺非周制周之上公以九爲節則天子當以十二爲節也

案考工記周人明堂度九尺之筵堂崇一筵是九尺有明文上公雖亦以九爲節堂之制度如山節藻棁復廟重檐刮楹達鄉之類當有不得而同者不嫌其同九尺也周氏說非是

天子諸侯之尊廢禁大夫士樽禁疏云陳氏曰樽雖差異於禁而鄉飲酒亦謂之斯禁蓋天子諸侯之尊有罍有舟謂雷動之爻則善操之則有載濟之利否則有覆溺之患所以爲戒也大夫士之尊命之禁所以禁之也德尊者有戒而無禁德卑者戒而又禁之所以無彝酒之過

案司尊彝六尊不言承尊之物似與廢禁之說合然燕與大射諸侯之尊皆有豐注謂豐形似豆卑而大則又與此不合此亦記人之異說未足爲據也若司尊彝六彝皆有舟所謂舟者偶有此名耳不必有深義若曰以此爲戒則六彝盛鬱鬯以祼尸豈爲神設戒而立此名與司尊彝皆有罍非與皆有舟爲對也罍亦尊名所以盛三酒木非庋尊之物而陳氏與舟並論不唯穿鑿且謬誤矣

天子之冕朱綠藻十有二旒陳氏曰藻旒或謂之繁露以其象有前無後非古也

案漢制天子繅旒前長後短臣

案繁露之名不見經傳唯見汲冢周書王會篇董仲舒著書名繁露蓋以此又案冕旒本有前無後故此經及玉藻郊特牲皆云十二旒不云二十四旒可知其無後旒也漢制天子藻旒前長後短鄭氏謂前後皆有旒此因玉藻前後邃延之文遂誤耳東方朔明言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後旒將安所取耶陳氏謂前長後短有前無後者皆非古考之亦不詳矣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十二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禮記訓纂擇言五

南菁書院

婺源江永慎修著

內則

子事父母雞初鳴咸盥漱

案此記命士以上父子異宮者事親之禮卽後文云昧爽而朝之事服元端而著韠搢笏士之服也若庶人則深衣而已雞初鳴甚言其早其實適父母舅姑之所亦在昧爽之後朱氏疑其有妨老人之安寢而終歲行之亦恐以煩勞致疾讀者不可以辭害意此亦當知之先儒雖採此文入小學而不能使士庶之家皆通行禮過煩勞者難行也如曲禮所云冬溫而夏凊昏定而晨省言簡而該此則家庭可常行者矣

晨起之事皆詳獨不言醧後云五日則燂湯請浴三日具沐其閒面垢燂潘請醧是古人不於盥時洗面又必煮淅米汁而醧之此古今人情之不同者也

縰鄭注云縰韜髮者也孔疏云士冠禮云緇纚長六尺鄭云纚一幅長六尺足以韜髮而結之盧云所以裹髻承冠以全幅疊而用之未知孰是盧說爲優陸氏德明云黑繒韜髮

案古人不露髮先以六尺之纚韜之而後結之爲髻非以纚裹髻也疏謂盧說爲優者未確朱氏謂縰用布六尺疊之如帶以韜髮四周露其中爲髻蓋用盧說縰用緇繒非布也

韠東匯陳氏云古者席地而坐以臨俎豆故設蔽膝以備濡漬

案用韠之意鄭注乾鑿度得之見桓二年左傳疏陳氏此說亦是一義

屨著綦鄭注綦屨繫也孔疏皇氏云屨頭施繫以爲行戒未知然否或云著屨之時屨上自有繫以結於足也故鄭注士冠禮黑屨青約云約之言拘也以爲行戒朱氏云綦言著謂以綦著屨而繫之也或云約非是

案朱氏說是陳氏集說因孔疏而誤

衣紳東匯陳氏云元端綃衣之上加紳帶士妻之服

案婦人綃衣不可謂元端

衿纓長樂陳氏云男女事父母婦事舅姑皆有纓以佩容臭則與女子許嫁之纓不同許嫁乃纓未笄無所施既嫁夫脫之矣則事舅姑之衿纓非許嫁之纓也東匯陳氏云纓香囊也

案二陳氏說是疑許嫁之纓繫之於首衿纓之纓繫之於身繫首所以示繫屬夫既脫則不復著繫身者所以爲飾男女未冠笄及婦事舅姑皆衿之則不復衿也

不有敬事不敢祖褅朱子曰尊長之前有敬事方敢祖褅敬事如習射之類躲而祖褅乃爲敬非有敬事

而以勞倦袒裼則是不敬袒與裼
皆禮之敬故非敬事不袒裼也

案袒而有衣曰裼袒而無衣直謂之袒射禮言袒不言裼是
袒而無衣者也裼又別時之事陳氏分袒裼為二更密凡袒
裼皆是出左袖

不嘯不指鄭氏云嘯讀為叱叱嫌有
隱使也陳氏說見集說

案陳氏謂叱亦有當發者嘯字讀本字此說是然謂嘯指聲
容有異駭人視聽猶未盡當兼鄭氏嫌有隱使之意

若飲食之雖不耆必嘗而待加之衣服雖不欲必服而待

案此皆勿逆父母舅姑之命之事應氏謂徐而待之則親知
其果非所安而不可強陳氏謂俟尊者察其不耆不欲而改
命皆太拘加之衣服而不欲謂若時已溫而尊者猶使加衣
衣未垢而尊者欲其易衣之類

子放婦出而不表禮焉鄭注云猶為之隱不明其犯禮之過朱
氏云放婦出而不明其罪何以服婦之
父母不表禮者不表著放出之禮也放出之禮維何告之宗
廟告之族黨鄰里曰是不足以承家放出之無使復不如是
者冀其悔而
不忍終絕也

案朱氏說是

父母有婢子若庶子庶孫鄭注云婢子所
生通賤人之子

案檀弓陳乾昔曰使吾二婢子夾我則婢子即婢也父母所
愛之婢雖父母沒敬之不衰若婢子所生之子則庶子中兼
之矣鄭注非是

舅姑使冢婦毋怠不友無禮於介婦朱子曰或疑友當為敢項
氏曰言舅姑若行使冢婦
冢婦毋得以尊自怠而陵辱眾婦令其代己也不友謂煩虐
之無禮謂麾叱之怠也不友也無禮也三者皆以毋字統之

案當從項氏說

舅姑若使介婦毋敢敵耦於冢婦劉氏云敵耦者欲求分任均勞之意

案劉氏此說似可從而項氏通下三句言之云舅姑若使介婦亦不可特舅姑之命而傲冢婦故毋敢敵耦不敢並行並命並坐也當從之

不敢並命鄭注云命使令吳氏云謂冢婦所使令之人介婦不敢使令之

案當從鄭氏吳氏說陳氏謂不敢並受命於尊不敢並出命於卑亦可通然亦當主出命言

則必復請其故賜而后與之

案吳氏以賜字爲句陳氏以故字爲句從陳氏可也

子弟猶歸器衣服裘衮車馬則必獻其上而后敢服用其次也

孔疏云子弟若有功德被尊者歸遺衣服裘衮車馬則必獻其善者於宗子

案孔氏是近世萬氏謂子弟指宗子之爲子弟輩者獻其上又指宗子之尊於我者不可從既爲大宗子無論長幼皆尊於族人何分等級其上若不指物而指人則其次說不通矣

稍穧鄭注熟穫曰稍生穫曰穧也陸氏曰稍熟穫若今晚稻穧生穫若早稻故說文云稍禾也穧早熟也

案陸氏說是若未熟而穫則不可食矣吳氏謂穧稻有此二種者亦得之

芝栭

案注疏芝栭是一物賀氏謂芝木椹栭軟棗恐不然芝栭蓋菌類說文蕈桑蕈也栭似是一字似栗之栭爾雅名栭

夫婦之禮唯及七十尚藏無閒故妾雖老年未滿五十必與五

日之御鄭注衰老無嫌吳氏曰上文言不敢
藏於夫之篋笥蓋謂年未七十者

案詳上下文意蓋謂有妻有妾媵者皆以次進御夫婦年未七十而妾猶在五、則妾御四日妻御一日如是則婦與夫不常同處而有閒歇之夕至七十唯夫婦同處而妾不御也舊說謂衰老則無嫌而吳氏連上文不敢藏於夫之篋笥言之與下文不貫似非經意

國君世子生告於君接以太牢宰掌具三日卜士負之

案此謂三日負子出寢門行射天地四方禮宰設太牢以接之重適也舊說讀接爲捷謂食其母使補虛強氣固未安王肅杜預謂以禮接夫人亦與接子不協陳氏謂接見其子固是而見字亦不確見字在三月之末

適子庶子見於外寢鄭注外寢君燕寢也疏云適子謂太子之名無爵之事與世子之弟同故與適子連文同云見於外寢其實庶子見於側室也知者下文公庶子生就側室三月之末擯者以其子見是也

案適子庶子皆見於君之燕寢若側室者生子之所君尊當不於此見妾子下言公庶子生就側室謂妾於此生子耳若三月之末其母沐浴朝服見於君擯者以其子見自是就君之燕寢而見

君所有賜君名之衆子則使有司名之

案前言嫡子庶子見於外寢撫其首咳而名之是衆子皆君所有賜謂君有特恩耳而疏謂偏自名此又別記異聞也君所愛幸恐開嬖幸之門

凡父在孫見於祖祖亦名之禮如子見父父無辭鄭注父在則無辭有適子者無適孫與見庶子同父卒而有適孫則有辭與見冢子同父卒而庶孫猶無辭也應氏云辭者夫婦所以相授受也祖尊故有其禮而無其辭

案當以注疏說爲正應氏亦可備一說

男韠革女韠絲鄭注韠小囊盛帨巾者男用韋女用緇長樂陳氏曰革帶大帶皆謂之帶內則男韠革革帶也左傳韠厲大帶也易言韠帶揚子言韠帨許慎服虔杜預皆以韠爲帶特鄭氏以韠革爲盛帨之囊

案從陳氏說謂韠爲帶可也然幼時之帶當狹小學書計馬氏曰書文字也文言其形字言其法以其始於一二而生之至無窮故曰字

案書古人謂之名秦漢以來乃謂之字字卽名之變如人之有字也謂孳生無窮爲字後人臆說非字之本義

請肄簡諒鄭注諒信也請習簡之言東陳氏云簡書篇數也諒言語信實也皆請習簡謂所書篇數請習信謂習應對簡書篇數也諒信實也皆請

於長者而習學之一說簡者簡要謂使之習事務從其要不爲迂曲煩擾

案幼者不能多授業又慮其不信以欺師故所請所肄欲其簡要而信實則記易堅習易熟而無虛僞以塞責者矣

內而不出孔疏云藴蓄其德在內不得爲人謀慮東匯陳氏云藴蓄德美於中而不自出以見其能

案從陳氏說

孫友視志東匯陳氏云孫友順交朋友也視志視其志意所向也

案孫友者謙孫不敢自矜然已有志尙視之於友則友可與切磋或有失則救正之子路曾晳諸人之言志所謂視志也

視示同

二十而嫁

案三十而有室二十而嫁言其極不是過耳早嫁娶者禮固

不禁

凡男拜尚左手　凡女拜尚右手

案尚謂以一手覆於彼一手之上

奔則爲妾

案不以禮聘爲奔聘正妻而媵從之或買妾焉皆奔則爲妾也媒氏中春之月令會男女於是時也奔者不禁謂貧乏不能備禮者權許之雖爲妻亦若奔也

玉藻

天子玉藻十有二旒前後邃延鄭注天子以五采藻爲旒旒十二前後邃延者言皆出冕前後而垂也天子齊肩延冕上覆也

案鄭氏謂冕前後皆垂旒非也東方朔云冕而前旒所以蔽明其說在漢儒之先若後旒安所取義禮器郊特牲及此文皆云十有二旒不云二十四旒鄭氏蓋因此云前後邃延而誤前後邃延但謂前後之延自延端至邃武皆深邃不謂前後皆有旒也且一旒十二玉十二旒一百四十四玉已繁重矣若復加十二旒有二百八十八玉其重當數斤恐首不能勝夫子何取乎周冕而服乎此鄭說之不可不辨者

聽朔於南門之外鄭注東門南門皆爲國門也天子廟及路寢皆如明堂制明堂在國之陽每月就其時之堂而聽朔焉反宿路寢亦如之

案明堂別一制度不與宗廟路寢同制顧命在路寢有東箱皆非五室之制鄭答趙商謂成王崩時在西都文武遷豐鎬作靈臺辟廱而已其餘猶諸侯制度西房觀禮在廟有東箱皆非五室之制鄭答趙商謂成王崩

周公攝政制禮作樂乃立明堂於王城愚案汲冢周書作雒解云乃立五宮太廟（原本脫二字今遵四庫全書攷證據汲冢周書增）宗宮考宮路寢明堂是洛邑有明堂矣謂西都未作明堂則可謂宗廟路寢如明堂制則不可

五飲上水漿酒醴酏

案此五飲以薄厚爲次水無味而爲諸味之本故上之漿者沸去糟醴則和糟者也酏粥也周禮六飲水漿醴涼醫酏此分醴爲二而無涼醫內則亦無涼醫而有醷濫所記各不同也

史定墨（鄭注視兆坼也疏云凡卜必以墨畫龜求其吉兆若卜從墨而兆廣謂之卜坼大者食墨粲然可見坼微者墨不能入故但占其坼而已）

案周禮卜師揚火以作龜致其墨鄭注云致其墨者孰灼之明其兆又占人史占墨卜人占坼注云墨兆廣也坼兆豐也墨大坼明則逢吉是墨者火灼所裂之兆非先以墨畫而後灼也兆之體不常安能必其如人所畫如此則卜之能從者鮮矣疏說非是吳氏謂先坼而後墨姑備一說

君子之居恆當戶（鄭注鄉明）

案曲禮爲人子者居不主奧謂父在時若非父在則室中當居奧中有牖以爲明戶不恆開豈恆居之以嚮明冬月風寒當戶而坐亦非謹疾之道此謂君子在堂上恆居東序下當戶而西嚮也不當戶恆闔坐之處也房戶恆闔者戶牖前南鄉賓客之位非恆

揖私朝煇如也登車則有光矣疏云煇光儀也東匯陳氏云煇又盛於煇也吳氏云煇如光猶熹微有光謂質明之時晨光又顯著

案吳氏說是煇如卽詩夜鄉晨庭燎有煇也

天子搢笏方正於天下也諸侯荼前詘後直讓於天子也大夫前詘後詘無所不讓也鄭注此亦笏也謂之珽珽之言珽然無所詘也或謂之大圭陸氏云珽非大圭大圭長三尺此長二尺六寸王執鎮圭搢大圭以祀天朝日饗先王執冒搢珽以朝羣臣見諸侯諸侯稱荼大夫不得謂笏爲荼故曰天子御珽諸侯御荼大夫服笏

案珽非大圭陸氏說是管子有服玉笏以朝日之文因笏之插帶有似於大圭故以大圭爲玉笏耳詘對直言謂其形微曲諸侯惟曲其上大夫幷曲其下後世笏作彎形正是前詘後詘之制鄭以殺其旁爲詘亦非是

登席不由前爲躐席鄭注升必由下也陸氏稙文云爲於僞反本又如字疏云失節而踐爲躐席應從下升若由前升是躐席也東匯陳氏云八字當作一句而爲字平聲蓋行禮時人各一席而相離稍遠固可從下而升若布席稍密或數人而共一席則必須由前乃可得已之坐若不由前則是躐席矣朱氏云踐也謂不踐前席席以前爲正也

案釋文爲字存兩讀似陳氏之說古人已有之當以於僞反之讀爲是此但論一人之席之升法未論數人同坐一席也

若同坐一席由後升不得由前

讀書食則齊豆去席尺疏云讀書聲當聞尊者食爲其污席坐以近前之意謂豆去席一尺不得不前坐就豆或云人頭臨豆與豆齊故云齊豆

案當從前說以齊字爲句曲禮所謂食坐盡前也豆去席尺言設豆去席之法非解所以近前之意

飯飲而俟鄭注飯飲利將食也

案此飲謂將食飲水以利喉飯者飲與食皆可言之朱氏謂飯畢亦飲而俟君餐未確

三爵而言言斯禮已三爵而油油以退

案注疏讀斯字爲句又以禮已三爵而油油爲一句文勢似有未安或可如王肅說言讀如字二爵而言謂可以語也言斯禮已謂語必以禮也

居冠屬武自天子下達有事然後綏鄭注居冠謂燕居冠也著者去飾疏云燕居之冠屬武於武少威儀燕居無事威儀故也又不加綏若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之有儀飾故也

案吉冠內畢冠向武外屈入武內縫之非燕居則冠與武別臨著乃合蓋冠卷本爲一條有兩端著時以一端貫入前畢合於後畢之內有紐結之然則纓與武亦當別既屬武然後屬纓也若冠卷先作圜形以冠來合之則內畢之制臨時始縫恐制度不如此然愚猶疑冠與武不可別作冠時無分禮冠居冠皆當縫合之所謂居冠屬武者對下有事然後綏而言謂居冠但結其纓使武與首著而纓短不更垂綏非居冠乃用垂綏之纓也

元冠紫綏自魯桓公始也鄭注蓋僭宋王者之後服也綏當用繢

案此蓋尚紫之漸也管子云齊桓公好服紫齊人尚之五素而易一紫又戰國策云齊紫敗素也而價十倍春秋之末衛渾良夫紫衣狐裘太子數其罪而殺之謂紫衣僭君服也然

則紫之奪朱其來有漸夫子所以惡之雖襲服亦不用也

衽當旁鄭注衽謂裳幅所交裂也凡衽者或殺而下或殺而上是以小要取名焉衽屬衣則垂而放之屬裳則縫之以合前後上下相變

案深衣之裳用布六幅裁爲十二幅四幅正裁爲八當裳之前後二幅邪裁爲四當裳之旁雖十二幅皆爲裳而當旁者名衽餘幅不名衽也鄭注云衽謂裳幅所交裂也玩所之一字明惟衽交裂他幅則皆正裁孔疏不達鄭旨誤謂每幅交解之闊頭廣尺二寸向下狹頭廣六寸向上是十二幅皆得名衽何謂衽當旁乎且十二幅無正形以聖賢法衣反爲奇邪不正之服後世深衣裳之誤自孔氏始凡衽者皆以掩裳際得名喪服之衽殺而下左右各二尺五寸疊作燕尾之形

屬於衣垂而放之朝祭服亦當然深衣長衣之衽殺而上屬於裳縫之以合前後縫者惟身之左旁深衣篇謂之續衽右旁不可合別有鉤邊屬於衽漢世謂之曲裾此經未之及也

衽有殺下殺上之異故棺上合縫之木名爲小要者上半殺而下下半殺而上亦得衽之名鄭注是以小要取名焉謂棺上合縫之衽也疏引皇氏熊氏解鄭注凡衽者以下皇謂殺而下者爲喪服熊謂殺而下者朝祭之服各指一隅相兼乃備皆得鄭注之意但失不以小要爲棺上合縫木耳而孔氏反駁之謂今刪定深衣之上獨得衽名不應假他餘服相對爲衽何以知之深衣衣下屬幅而下裳下屬幅而上相對爲衽此又大失鄭注之意皆由不識衽爲在裳旁故也愚別有

深衣考誤一卷詳之　又考諸經傳言衽者孔子曰微管仲吾其被髮左衽蓋中國裳衽縫其左旁以左掩右衽之不合者在右邊夷服之衽縫其右旁以右掩左衽之不合者在左邊也問喪云親始死雞斯徒跣扱上衽謂以裳兩角上插於帶也詩采采芣苢薄言祁之薄言襭之爾雅云執衽謂之祁扱衽謂之襭蓋芣苢貯於裳中執其裳之兩角又插之於帶也輈人云終歲御衣衽不敝蓋輈不和則車不安御者裳之兩旁常掉動而易敝輈和則無此患也左傳洁沸魋助長魚矯殺三郤抽戈結衽而僞訟者亦是以裳之兩角結之於帶爲鬬訟之狀也凡此皆衽當旁之驗也左傳昭公衰衽如故衰是喪服之衽公羊傳齊侯唁公於野井國高致糗而昭公

以衽受乃是朝服之衽耳　近世又有謂布六幅萬充宗說以三幅正裁爲六在裳之前後以三幅邪裁爲六在裳之兩旁而別有衽屬於衣裳之正裁者屬於衣裳之邪裁者屬於衽此說雖稍破孔疏六幅皆交解之謬而以三幅邪裁亦無謂衽當旁即是裳幅之在旁者而謂別有衽屬於衣亦無稽皆由不肯細研鄭注又未通考諸經傳之言衽者耳

振絺綌不入公門表裘不入公門鄭注振讀爲袗禪也表裘外衣也二者形且褻皆當表之乃出疏云形解袗絺綌其形露見褻解表裘在衣外可鄙褻二者皆上加表衣乃出也

案論語袗絺綌必表而出之先儒皆謂絺綌外有衣朱子易之先著裏衣表絺綌而出之於外與此處亦不相妨蓋燕居時或可絺綌在表入公門必更有朝服在表也表裘外衣謂

裘外無褖衣又無上服
襲裘不入公門鄭注衣裘必當褖也疏云裘上有褖衣褖衣之上有正服但據露褖衣不露褖衣爲異耳
案裘外有褖衣褖衣外有上服開前衿袒出左袖露褖衣謂之褖不袒左袖則謂之襲事親以質爲敬故不有敬事不敢袒褖事君以文爲敬故襲裘不入公門言入公門必袒左袖露褖衣也是以下經鄭注云袒而有衣曰褖聘禮注云凡袒褖者左孔疏謂褖襲但據露褖衣不露褖衣爲異蓋疏已詳於曲禮執玉條彼疏云掩而不開謂之襲開皮弁及中衣左袒出其褖衣謂之褖其說已分明矣但謂褖衣外更有中衣爲襲衣疑不然耳而吳氏不詳考古人左袒之禮謂直其領而露出褖衣爲褖曲其領而掩蔽褖衣爲襲後人大約袒其說未有能通考羣經確依注疏解褖襲者甚矣禮學之難明而易晦也

君衣狐白裘錦衣以褖之鄭注君衣狐白毛之裘則以素錦爲衣覆之使可褖也袒而有衣曰褖必褖者裘褻也詩曰衣錦絅衣裳錦絅裳然則錦衣復有上衣明矣天子狐白之上衣皮弁服與凡褖衣象裘色也

案以帛裏布非禮而皮弁之內得有錦衣者程慄也云錦衣非全用錦也蓋中衣之緣耳婦人衣錦褻衣亦然此說是

君子狐青裘豹褎元綃衣以褖之鄭注君子大夫士也綃綺屬也染之以元於狐青裘相宜狐青裘蓋元衣之裘疏云六冕皆有裘此云元謂六冕及爵弁也則天子諸侯皆然而云大夫士者君用純狐青大夫士雜以豹褎

案熊氏說是疏引皇氏說謂元衣爲元端非也禮不以帛裏

布

服之襲也充美也鄭注充猶覆也所敬不主於君則襲疏云凡敬有二體一則父也二則君也父是天性至極以質爲敬故子於父母之所不敢祖禰君非血屬以文爲敬故臣於君所則禰若平敵以下則亦襲以其質略也所襲雖同其意異也聘禮致君命亦襲者彼是聘享相對聘質而享文欲文質相變故禰襲不同也

案疏說得之後人泥於詩之禮禰褖虎孟子之袒禰裸裎曲禮之勞毋袒謂袒禰褖又曰周旋禰襲禮之文也又曰不知言非一端各有所當平居而袒禰則不恭也行禮則不然故曰不有敬事不敢袒謂袒禰褖又曰周旋禰襲禮之文也又曰禰襲之不相因也欲民之毋相瀆也古人之重禰襲如此凡禮經言禰者左袒而有衣也單言袒者左免衣肉袒也喪禮肉袒祭禮迎牲割牲養老禮割牲皆肉袒射禮惟君袒朱襦

餘皆肉袒而以拾韜左臂君在大夫射則肉袒覲禮侯氏請事右肉袒謂刑宜施於右臣於君前且有肉袒之時而又何疑於褖乎古禮不合今人者甚多如喪祭之肉袒今人必不肯行而古人反以是爲敬又如食飯以手食醬以指脫屨而燕臣見君而解韈此類豈可以今人之情臆斷其無此事哉

大夫以魚須文竹士竹本象可也鄭注文猶飾也大夫士飾竹也疏云魚須文竹庾氏云以鮫魚須飾竹以爲笏不敢與君並用純物可也士以竹爲本質以象牙飾其邊緣陳氏曰竹堅有節以魚須飾之卑者不敢用純也竹本尤堅故士笏用焉象諸侯所以爲笏者也大夫近尊其勢屈士遠尊其勢伸故士飾笏用焉或謂竹本象者以象飾其本誤矣陸氏曰竹有節而已大夫則又焉士以竹本爲正若或用象亦許故曰象可也

案疏以本爲本質陳氏以爲竹之本當從陳說象可也不言

以象文者蒙上文也若純用象恐太僭君陸氏說未必然

小功不說笏當事免則說之鄭注免悲哀哭踊之時不在於記事也小功輕不當事可以搢笏也

案笏者朝祭吉服之飾尊卑皆用之臣則因之以記事君不於笏記事而亦搢笏可知設笏非專爲記事也子事父母亦搢笏以其服元端也若燕居服深衣當亦不搢笏矣而況於喪服乎小功不說笏蓋承上文見於天子與射而言謂臣有輕喪服在君所不說笏也若在家服小功服雖不當事不免豈可以笏施於凶服乎不唯小功而已雖緦麻亦無搢笏之理

笏度二尺有六寸其中博三寸其殺六分而去一鄭注殺猶杼也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上又杼其下首廣二寸半新安王氏曰大圭其長三尺此言笏其度二尺有六寸則不得爲大圭況大圭天子服之非臣下所得用笏則自天子諸侯至大夫士皆有之其非大圭明矣鄭乃以考工記大圭之制爲笏且記但言其殺六分去一又安知天子諸侯殺其上首大夫士殺其下首乎中博三寸則上下皆殺也下殺便於搢插上殺便於操執而搢之也何謂天子杼上終葵首諸侯不終葵首大夫士杼其下首乎

案王氏說是但當云上殺是便於搢下殺是便於執耳鄭氏之誤不惟以挺笏爲大圭而又以此經之殺釋前經之詘殺者殺其旁詘者曲其身豈可混而一之哉　又案笏者常搢而不執惟有指畫於君前及記事於君前暫出之用畢仍搢之疏中每云執笏蓋習於後世執手板之義而不知其非也

圜殺直天子直公侯前後方大夫前方後挫角士前後正鄭注直目韠制天子四角直無圜殺公侯殺四角使之方變於天子也所殺者去上下各五寸大夫圜其上角變於君也韠以下爲前上爲後士賤與君同不嫌也正直方之間語也天子之士則直諸侯之士則方臨川吳氏曰韠之制長三尺上廣

一尺下廣二尺天子自上之左右角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之左右角廣二尺處盡其所裁一直而無所屈故曰直諸侯自上之左右角正裁而下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一尺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亦廣二尺又就上五寸之下廣一尺處斜裁至下五寸之上廣二尺處止上下各有五寸皆不斜裁故方大夫自下之左右角正裁而上至五寸止止處廣二尺就此廣處左右皆斜裁之至上左右角廣一尺處盡其上端之左右及左右之兩邊各剡一寸去其兩角其下端裁方與諸侯同上端不裁方但剡其兩角而已故圖士之下端左右角亦裁方上至五寸而止止處二尺亦就止處斜裁至上端廣一尺處盡如大夫但不剡圖二角蓋後直而前方故曰前後正

案吳說詳明鄭注殺四角使之方當亦如吳說孔疏謂以物補飾之使方恐失鄭意

韠下廣二尺上廣一尺長三尺其頸五寸肩革帶博二寸

案韠之制上有肩次有頸頸爲正身橫度之爲廣直度之爲博頸五寸者廣五寸也博二寸者直度闊二寸也頸不言長亦如肩之二寸也肩不言廣亦如正身上邊之一尺也

右徵角左宮羽鄭注玉聲所中也徵角在右事也民也可以勞徵陰聲之首故居右而角與徵近故以徵配角黃鐘爲宮陽聲之始故居左而羽與宮近故以羽配宮無商聲者周樂不用商，調也。

案吳氏說亦善若以聲調之位言之徵角在兩端者居右宮羽在中閒者居左也

君在不佩玉左結佩右設佩居則設佩朝則結佩齊則結佩而爵韠鄭注謂世子也出所處而君在焉則去德佩而設事佩辟德而示郎事也結其左者若於事有未能也結者結其綬不使鳴也居謂所處而君不在焉朝於君亦結左朱氏云注出字對下居字言所處謂所到處明非在朝也言不佩玉則佩器可知矣左結右設俱爲事佩世子有代君之嫌不惟不敢言德即事亦未敢謂盡能勝任也居平居不在君前時設佩無不設也若公朝盡去德佩非所以肅觀瞻故德與事兼設而結其左焉設者爲朝結者爲君也結謂德與事皆

結齊亦然

案朱氏說與疏異似得鄭注之意注謂結其綬不使鳴謂鸞燧之屬不結亦有聲非謂不使玉鳴也

君賜車馬乘以拜賜衣服服以拜賜注讀拜字句山陰陸氏曰拜賜句

案當從陸氏讀

禮不盛服不充故大裘不裼疏云郊禮盛服大裘則無冕加衣裼之是不見美也

案不裼謂不袒露裼衣卽襲也疏說誤

君與尸行接武大夫繼武士中武徐趨皆用是鄭注接武尊者尙徐蹈半迹繼武迹相及也中武迹間容迹徐趨君大夫士之徐行也皆如與尸行之迹也朱氏曰君行與尸行皆接武尸尊故得與君同大夫以下佐愈卑而行愈速也

案一舉足爲武接武繼武中武皆卽己之武迹言之尊者行步狹而徐卑者行步闊而速也朱氏說得之舊說謂君大夫士與尸行者誤未入廟尸猶是臣尸或出必乘車君與臣未有與之行於道路者也在廟中迎尸延尸送尸皆祝之事君不與之行祝之迎送尸也必前導之而行出戶過主人降階及門祝皆嚮尸儀節詳士虞禮亦不得有繼武中武之行步

立容德鄭注如有予也

案注說未安朱氏云儼然有德氣象也盛氣顚實揚休臨川吳氏云休當爲煦氣之充於體如陽之蒸煦

案謂氣充實於體揚其休美於外如云充實而有光輝也

大夫私事使私人擯則稱名鄭注私事使謂以君命私行非聘也若魯成公時晉侯使韓穿來言汶陽之田歸之於齊之類清江劉氏曰注說非也此謂若趙襄子使楚隆弔吳夫差之類私臣於君命不得言主故名之

楚隆之辭曰寡君之老無恤使陪臣隆敢展謝之此則稱名者也

案當從劉氏說下文大夫有所往必與公士爲賓不得用私人擯也

明堂位

昔者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臨川吳氏曰周公營洛邑會侯甸男采衞五服之諸侯以會三公之禮見周公而已無周公代王受諸侯朝之禮記言周公朝諸侯於明堂之位蓋是周公攝也舊注謂周公攝王位朝諸侯非也

案從吳氏說

庫門天子皐門雉門天子應門疏云其餘諸侯有皐門應門及路門

案此言魯之庫門雉門僭天子之皐門應門耳非謂惟魯有庫門雉門而餘諸侯不得立也說見檀弓

刮楹達鄉鄭注每室八窗爲四達

案每室八窗者明堂之制也廟堂未必如此

魯公之廟文世室也武公之廟武世室也新安王氏曰周公爲魯大祖而開國實爲魯公其廟不毀不可拜文王爲比若武公毀廟復立季氏爲之也豈可比之武世室乎

案王氏說是

夏后氏之龍簨虡殷之崇牙周之璧翣鄭注周又畫繒爲翣翣戴以璧垂五采羽於其下樹於簨之角上

案璧翣喪葬之飾豈可施之於樂器此因後文殷之崇牙周之璧翣而誤也璧翣當作樹於璧翣之下陳氏祥道云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縣於璧翣之下陳氏祥道云喪禮旌旗之飾亦有崇牙棺牆之飾亦有璧翣與簨虡同者爲欲使人勿惡也此因誤文而

强解耳然則崇牙亦用之何也曰崇牙本旌旗之飾猶虡之
綏夏之綢練吉時旌旗亦用之簨簴上刻爲牙以縣鐘磬之
紘有似於旗上之牙本不爲嫌若璧翼者周人特設之爲障
柩之飾記與棺牆翣重諸物並言皆是凶器吉時玉出行節
服氏維大常旅賁執戈盾夾車條狼韇鞭夾道未見有持璧
翼爲儀衛者簨上無取於障飾何故以送喪之凶物畫於其
上崇牙樹羽頌有明文謂璧翼上垂羽自是後人彌縫之說
徒言璧翼何以知其有樹羽記人亦不當如此屬辭也經文
有誤先儒破讀者多矣此句獨未有疑者何也

有虞氏之兩敦夏后氏之四璉殷之六瑚周之八簋鄭注皆黍稷器制之異同未聞陸氏曰兩四六八漸增其數也方氏曰兩敦黍稷四璉黍稷稻粱六瑚黍稷稻粱麥菽八簋黍稷稻粱白黍黃梁稻稷白黍也

梁稻糯糕吳氏曰簋盛黍稷其盛稻粱名簠

案吳氏說是陸氏言及於數非其實方氏說亦可取

有虞氏祭首夏后氏祭心殷祭肝周祭肺方氏曰虞尚用氣祭首氣之陽也三代各祭其所勝夏尚黑勝赤故祭心殷尚白勝青故祭肝周尚赤勝白故祭肺

案方氏可備一說

周之璧翼鄭注天子八翼皆戴璧垂羽

案此因前誤文之璧翼合於周頌之樹羽意其亦有垂羽非也

禮記訓義擇言六　　婺源江永愼修著

喪服小記

斬衰括髮以麻免而以布鄭注母服輕至免可免及婦人髽皆云如著免之狀以布代麻也爲母又子自項而前交於額上卻繞髻也呂氏云免以布爲卷幘以約四垂短髮而露其髻而冠禮謂之闕項冠者必先著此闕項而後加冠故古者有罪免冠而闕項存因謂之免音免以其與冕弁之冕音相亂故改音問

案免是凶服缺項乃士冠禮所用謂免卽缺項擬非其倫且缺項惟著緇布冠用之若著元冠未聞有缺項內則子事父母縱笄總髦冠纓纓皆詳而不及缺項可知元冠無缺項也

呂氏說未確　又案程大昌泰之有袒免辨以免爲免冠愚

辨之附錄於後辨曰喪服之免舊音問以布爲之而程文簡以如字讀之謂凡免皆與冠對免之義但爲去冠而非別有一物名爲免也愚以爲不然喪服小記云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則免以布爲之有明文矣程氏讀此免字亦如字又別爲之解云父母皆當以麻括髮而古禮母皆降父故減用布示殺於父也此之謂免蓋應用而許其不用故特言免以明之然則此免又不爲去冠而但謂免其麻括髮是自變其說矣又謂若如鄭氏說讀如問則居母喪者既括髮以麻而以布爲免遂當以免而加諸齊衰之上則是降斬而齊遽著五世以外輕殺無服之冠豈其理乎愚謂爲母喪而著免免者奉尸侇於堂之後未成服之前則然既成服自有七升之冠非卽以布免爲冠加諸齊衰之上也若嫌其同於五世以外之服則未成服之前主人免之時衆主人不辨親疏而皆免豈亦同於五世以外之服乎問喪篇云冠至尊也不居肉袒之體也故爲之免以代之也既曰爲之免以代之則必有一物加於首以代冠不可謂去冠以代冠也又曰免者以何爲也曰不冠者之所服也既曰不冠者之所服則分明有布以繞髻否則何不直以免冠答問者乎小記謂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正謂虞始變服以免代冠也若曰去冠豈可露首以臨祭乎小記又曰君弔雖不當免時也主人必免雖異國之君免也親者皆免此亦謂君弔必變服以免代冠也若曰去冠豈可露首以對君乎又免之非免

冠考之奔喪之禮尤可見奔喪篇曰奔母之喪西面哭盡哀括髮袒降堂東即位西鄉哭成踊襲免絰於序東凡括髮者必去冠既括髮於堂則首無冠矣而又言免於序東與奔父喪之不免者特異則免必有其物正小記所謂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者也豈可以去冠釋之乎唯曲禮冠毋免之免讀如字謂平時毋露首非可以是概之喪服之免也喪服去飾之甚者爲括髮爲父爲母皆以麻程氏遷就其說謂爲母喪括髮以布豈不背禮經乎小記又曰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則髽其文甚明親始死去冠而笄纚於是斬衰婦人則去笄而纚是婦人之去笄猶男子之去冠也齊衰喪既括髮而免婦人則髽婦人之

髽猶男子之免髮必有其物則免亦必有其物也使去冠即爲免則婦人之髮亦但爲去笄乎如謂婦人有髮而男子但去冠豈制服反詳於婦人而略於男子乎今世喪禮雖簡略而五世親盡行弔於族人首必戴白猶古人之免也使免冠之說行皆露頂以臨喪豈禮也哉程氏又引周禮縣衰冠之式此小宗伯之文也而夏官太僕則云縣衰首服之法於宮門鄭注云首服之非無體式於門以證袒免之無體自有太僕縣之非無體式也程氏引其一遺其一矣鄭注笄所以卷髮笄纚廣狹長短之數是免髮笄齊衰惡笄以終喪人質於喪所以卷髮帶所以持身也婦案鄭注經文齊衰下當有帶字今注疏及諸本皆無帶字集說但言笄而不及帶皆非也

男子冠而婦人笄男子免而婦人髽其義爲男子則免爲婦人

則髽朱氏云括髮免髽三者名雖異而制一始死去冠而露笄纚斂訖幷笄纚去之故髮須括括收也收髮使不散也注謂以麻自項而前交於額卻繞於髻麻亦布也以末成布故謂之麻免髽亦以括髮其制同免則改用已成之布謂之免者以不冠得名髽亦以麻爲之王廷相曰括髮免髽皆髮在內而以麻與布裹其外男主外故以外物爲稱自髮言之也鄭注謂廣一寸馬季長謂廣四寸然取括髮則一寸不足馬說爲當愚意闊四寸兩頭漸殺長足自項交前繞於髻又析其末可以結斯三者之制一也男子有括髮又有免婦人止一髽婦人質不變也

案括髮免髽朱氏說最詳斷疏引皇氏說謂髽有三種一麻髽一布髽一露紒之髽孔氏考校謂止有二髽麻布之髽皆得謂之露紒孔氏說是然則喪服經云女子子在室爲父布總箭笄髽衰三年此總言女子首服有布總箭笄髽三物其實三年不常著髽也俟男免而後婦人髽也髽之制說見檀

大夫弔之雖總必稽顙鄭注謂婦人敢以輕待之

案詳禮意止是尊大夫耳

婦人爲夫與長子稽顙其餘則否鄭注謂婦人恩殺於父母

案婦人爲夫斬衰三年爲長子齊衰三年皆最重之服故稽顙其餘爲父母降服及爲舅姑期服皆不稽顙其餘中當亦兼舅姑也

爲父後者爲出母無服孔疏云母子至親義不可絕父若猶在嘗不敢以私親廢先祖之祀故不復爲出母服子皆爲出母期若父沒後適子係嗣烝

案孔子雖爲父後而爲出母施氏服期者閔其無子異於有過而出者也子上之母出子思不使子上喪者別以義裁之

也子思爲父後得爲母服者嫁母非出母也
而立四廟劉氏云此句上有缺文當是
諸侯及其大祖而立四廟
案劉氏說可從然吳氏遽增諸侯及其大祖一句亦未可
庶子王亦如之劉氏云此一句當在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之下吳氏云案此說是也慈母妾母之子爲君者至再世則不復祭其所生之母或有庶子立爲王者其禮亦如之也謂此王妾別無它子則子之爲王者歲時爲壇祭之而止再世不復祭也
案此說亦可從然亦當闕疑未可輒改經文也
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宋氏云自子孫言之則爲祖自族人言之則爲宗爲祖卽爲宗也曰繼別者謂世世繼此別子爲大宗也
案經文宗與祖異
庶子不祭殤與無後者從祖祔食鄭注不祭殤者父之庶也不祭

無後者祖之庶也此二者皆當從祖祔食而已不祭祖無所食之也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爲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凡所祭殤者唯適子爾無後者謂昆弟諸父也宗子之諸父無後者爲殤與無後皆庶子之子也殤者幼而未成人無後者長而未有子鄭氏以殤爲已之子而繫於父之庶以無後後爲兄弟而繫於祖之庶蓋以殤唯適可祭今適子之下又有無後者不應更祭故指此爲兄弟而言之夫所謂殤與無後包羅其義云爾非謂庶子之子其適與庶皆死也適子或殤而死皆從祖而祭於宗子之家謂之祔食特祔焉而又食之非必同祭於祖
案殤與無後者皆謂庶子之子當從應氏說又案注疏親者
共其牲物而宗子主其禮會子問所謂凡殤與無後者祭於宗子之家也從祖祔食謂從祖廟祭之卽會子問所謂當室之白尊於東房是謂陽厭者也非謂因祭祖而以殤祔祭也
張子謂凡殤非適皆不當特祭惟當從祖祔食東匯陳氏亦
謂當祭祖之時亦與祭於祖廟皆非是應氏謂從祖而祭於

宗子之家非必同祭於祖亦得之但祔焉而又食之文義未安耳　又案鄭注祖庶之殤則自祭之孔氏所謂已是父適得立父廟者是也張子謂已爲其祖矣無所祔之然則庶孫又於何處祭其殤子乎

親親尊尊長長男女之有別人道之大者也孔疏云此論服之父母也尊尊謂祖及曾祖高祖也長長謂兄及旁親也不言卑幼卑尊長則卑幼可知也

案孔氏說是吳氏移此文屬於前條上殺下殺旁殺而親畢矣之下泥於三殺之分配而以親親專屬之子孫非是

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其爲妻也與大夫之適子同鄭注世子天子也不降妻之父母爲妻故親之也爲妻亦齊衰不杖者君爲之主子不得伸也應氏曰天子諸侯降其妻之父母而世子上不敢擬於尊者儲副未有君道也

案服問云有從有服而無服公子爲其妻之父母此經世子不降妻之父母對公子降妻之父母而言蓋公子厭於父降其妻爲大功遂降妻之父母無服若世子之妻爲繼體之配異於公子之妻其爲妻服齊衰不杖期故妻之父母仍服緦也應氏謂世子不敢擬於尊者非是天子諸侯所不服者多矣何止妻之父母哉

大功者主人之喪有三年者則必爲之再祭朋友虞祔而已鄭注謂死者之從父昆弟來爲喪主有三年者謂妻若子幼少朱氏云若子少則以衰抱之何待大功朋友爲之主乎此所言主人之喪者謂寡妻幼子力不能營辦喪祭大功同財朋友亦有通財之義故必爲之資助且爲之代拜賓非無後攝主比也

案喪必有主以拜賓行祭子幼雖以衰抱之而攝主亦必代

之拜虞祔練祥之祭皆須攝主行之若親友助資財營辦喪
祭不論爲主與否也

生不及祖父母諸父昆弟而父稅喪己則否鄭注謂子生於外異邦而生己己不及此親存時歸見之今其死於己服年月己過乃聞之父爲之服己則否者不貴非時之恩於人所不能也孔疏云己在他國後生得本國有弟者謂假令父後又適他國更娶所生之子則爲己弟故有弟也王云以爲計己之生不及此親之存則不稅若此親未亡之前而己生則稅之也劉智蔡謨等與王同而以弟爲衍字

案此經當從王肅之說若但以在他邦之故父稅喪而己自若恐非人情計生年弟必在後而言弟者因昆連及之耳勿泥

降而在緦小功者則稅之

案此節本在君已除喪而后聞喪則不稅之下鄭氏正其誤

謂宜承父稅喪己則否之下然猶有隨父稅喪之嫌竊疑此句之上當有小功不稅四字卽檀弓篇曾子所譏者謂正服小功不稅而降在緦小功者則稅也因錯簡故脫一句

除喪者先重者易服者易輕者鄭注除喪謂練男子除乎首婦人除乎要易服謂大喪既虞卒哭而遭斬服虞卒哭已變易乎帶婦人易乎首孔疏云先遭斬服虞卒哭已變葛絰若又遭齊衰之喪齊衰要首皆牡麻重於葛服宜從重而男不變首女不易要以其所重故也但以麻易男要女首是輕故也

案此經注疏男不變首女不易要所易者男要女首則易服時男女首絰要絰皆麻是爲正解此篇麻葛皆兼服之間傳重者特注疏皆謂有葛者誤也

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齊衰之葛與大功之麻同麻葛皆兼服之鄭注兼服之謂服麻又服葛也男子則絰上服之葛帶下服之麻婦女則絰下服之麻固自帶其故帶也所謂易服

易輕者也兼服之文主於男子山陰陸氏云謂若斬衰卒哭
男子變要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則以葛帶
其首經猶是斬衰之麻女子更首經以葛若又遭齊衰之喪
則以齊衰之麻易葛經其要經猶是斬衰之麻是之謂兼服
何也斬衰之葛與齊衰之麻同故也下倣此鄭氏謂服麻又
服葛則誤也朱氏云兼服當從陸氏解所謂易服易輕者是
也以後喪之麻易前喪受服之葛而大小之制
仍不改乎前是以麻包葛非服麻又服葛也

案前經易服者易輕者注疏男女首要皆有麻無葛正如陸
氏之說至此經注則謂服麻又服葛前後抵牾蓋誤解兼服
之文耳兼服之者謂男子以後輕喪之麻帶易前重喪之葛
帶女子以後輕喪之麻經易前重喪之葛經是以麻而兼葛
兼之爲言包也亦卽開傳輕者包之意非謂服麻又服葛也
鄭又誤解開傳重者特謂男子之絰婦人之帶特其葛不變
之既不變則仍麻矣今乃以葛易之何謂不變乎蓋重者特
謂男麻絰女麻帶特留之不易也若如鄭氏說則男子重首
婦人重帶反以後輕喪而易麻爲葛不亦悖乎且此經注婦
人固自帶其故帶兼服之文主於男子而開傳注又謂婦人
之帶亦特其葛不變之前後不又抵牾乎陸氏此章正鄭注
之誤最有功　又案此經注疏本作麻葛皆兼服之而儀禮
經傳通解及陳氏纂言諸本皆作麻同皆兼服之
蓋傳寫之誤麻葛石經作麻同彭芸楣石經考文提要引宋
剛本至善堂九經本南宋巾箱本余仁仲本劉叔
阮芸臺宮保校勘記引宋本山井鼎孟子七經考文引古本足利本
宇校宋本岳本嘉靖本衛氏集說惠定
並同石經

大夫不主士之喪朱氏云此亦可疑假而大
夫之外別無親將奈何

案大夫之外別無親其如雜記所謂前後家東西家又無有

則里尹主之乎

夫爲人後者其妻爲舅姑大功孔疏云賀氏云若子出時未昏姑以婦本是路人來又恩義不相接熊氏云夫爲本生父母期其妻降一等服大功是從夫而服不論識前舅姑與否假令夫之伯叔在他國而死其婦雖不識豈不從夫服也

案朱氏云熊氏論最當愚謂夫之身有所從生安得謂無恩義賀氏說甚謬

繼父不同居也者必嘗同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鄭注錄恩服深淺也見同財則期同居異財故同居今異居及繼父有子亦爲異居則三月未嘗同居則不服孔疏云異居其別有三一者昔同今異二者今雖共居而財計各別三者繼父更有子便爲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而已今言有主後爲異居謂繼父更有子也舉此一條餘亦可知然既云皆無主後爲同居有主後者爲異居則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也朱氏云喪有無後而無無主無後謂無爲之後者無大功以上親爲之喪主今父死有子不得謂無後然子幼不能自爲主必大功以上之親爲之主如所謂大功者主人之喪是也既無主則雖有後而煢煢無依猶無後也無主無後則祖考之祀絕矣有能撫此孤而存其祀者卽魏人所云四孤當爲公嫗服而世世祀之別室者也況其母之所適欲不父之而喪之可乎必曰皆無主後者使此繼父有子或無子而有大功之親則無藉此子之服之矣然雖限於制不得爲之期而生死肉骨之誼終不可忘喪服所云齊衰三月其爲是與疏分異居爲三其最謬者以爲主後爲專指繼父有子不知喪服傳云兩無大功之親重在子家無主後若繼父有主非不可爲服謂不必爲服也又云此子有子亦爲異居是又誤以後爲子之後矣子之有後無後於繼父何與乎至今不同居之說亦大可疑方其幼孤依人爲活繼父撫育成立與之同財而祀其祖禰今之有身有家無覆先人之祀者伊誰之力死而路人視之於理安乎記云必嘗同居其非今同居可知蓋成立則必歸家者猶未也必其繼父先能同財而使祀其祖禰反不可謂同居也喪服傳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謂築宗廟於其家注謂築於寢門外非也故凡爲繼父服期者皆昔同室而今不同室者也

案此經朱氏論之雖詳然猶有未盡也案喪服傳云夫死妻

稱子幼子無大功之親與之適人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焉妻不敢與焉若是則繼父之道也同居則服齊衰期異居則服齊衰三月蓋此子若有親者撫育則不必從母適人惟無大功之親是以從母他適賴所適者撫育之而所適者亦無大功之親是以與此子同財而又爲之築宮廟使之祭祀則繼父之恩深矣如是者如同居繼父服齊衰期若此子賴其撫育而彼自有親者享其財或繼父先未有子而後生子則此子亦不得分其財是爲先同居而後異居其恩淺者服輕爲服齊衰三月若初未從母適人則無恩不服矣此條亦約喪服傳之文以釋經必嘗同居則與之適人也若無主後卽兩無大功之

親也同財而祭其祖禰卽所適者以其貨財爲之築宮廟歲時使之祀也傳言無大功之親而此約言之曰無主後蓋大功之親可主人之喪也傳舉疏以包親無大功以上之親則無後可知矣適人之子雖爲父後而稱不能主喪又無大功以上親主之則亦若無主後者故以皆概之其實同居異居之別不在已之主後而在所適者之主後故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謂所適者有主後也有主後則不同財而祭其祖禰可知舉有主後可該不同財也疏家泥皆字增出此子有子亦爲異居一義則以辭害意矣假令繼父既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又爲之娶婦生子則恩愈深反以已有子而殺爲齊衰三月於義豈有當乎朱氏謂疏誤以後爲子之後誠然謂傳

意重在子家無主後疏專指繼父有子者爲最謬恐未必然
子家無主後賴繼父撫孤而存祀此同居繼父與異居繼父
所同也服異居繼父齊衰三月等於已之高曾祖父正爲報
其撫孤存祀之恩也所以異於同居繼父者謂不同財而祭
其祖禰耳所以不同財而祭其祖禰者謂繼父自有主後耳
以此審之兩種繼父恩之淺深豈不係於繼父主後之有無
乎經云有主後者爲異居言簡義該而鄭注亦專言繼父有
子也朱氏又辨昔同居今異居之說亦恐未然所謂昔同居
者謂隨母適繼父受其撫育之恩也今異居者繼父自有主
後不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也記言必嘗同居此亦異居繼
父所同必皆無主後同財而祭其祖禰乃盡同居繼父之道
否則爲昔同而今異者矣必嘗同居然後爲異居此別於全
未嘗同居者耳非謂卽與之同財而祭其祖禰也先同而後
異者服齊衰三月未嘗視爲路人也朱氏論此經猶有未徹
者兩種繼父恩之淺深未嘗較論分明其所以爲異居者由
於不同財所以不同財者由於繼父有主後未嘗推論的確
也若鄭注喪服謂築宮於寢門外此語亦未爲是此因下文
妻不與意其卽在繼父家築宮廟耳朱氏謂成立則必歸家
所謂築宮廟者謂築宮廟於其家此亦太泥倘此子無家可
歸終身在繼父家繼父爲築宮廟於寢門外豈反不得爲同
居乎朱氏謂凡爲繼父服期者皆昔同室而今不同室者也
正與疏注相反愚謂凡爲繼父服期者必繼父無主後與之

同財而祭其祖禰者也若此子歸家與不歸家非所論也或
因繼父有子固不能與異姓之子同財矣萬一繼父甚愛此
子令與己子均財此可爲同居繼父乎曰以經文有主後者
爲異居言之雖分財猶爲異居繼父也父有子爲主後則異
姓不可干之如以均財之故而親之是以利言也故異居繼
父壹以有主後爲斷蓋以義斷恩也以此益知經語之簡而
該注疏別爲三種是未達經旨也　又案自孔疏有已有子
亦爲異居之說後世相沿著之禮律將有實爲同居繼父因
已有子遂爲異居者恩義不明服制乖違所當改正者也

妾祔於妾祖姑

案此經有妾祖姑又後言祖姑有三人則古者有子之妾及
再嫁之婦其主皆得入廟但不知廟主若何位置饗神祝辭
若何稱謂耳　再考之婦人不立主其祔廟蓋以其神祔之
雜記主妾之喪則自祔云云疏引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
祭之此說是

慈母與妾母不世祭也　吳氏云慈母謂父命無母之妾子以有
有子者也諸侯無適子或立此二種妾之子爲君而其妾別
無它子則其子之爲君者歲時爲壇以祭其所生之母使庶
公子主其祭然此君祭此妾母止在當身至此君之子則不
復祭之矣春秋穀梁傳所謂於子祭於孫止者是也朱氏云
妾祔於妾祖姑無則中一以上若妾母不世祭安得有高祖
之妾可祔乎天子諸侯上及祖廟之重亦當使庶子世世主
其祭何得自身而止意此妾母或身受恩慈而未有爲子之
父命或本無子而非先有後無既受恩慈自當爲壇以祭使
庶子主之及身而止
洪非所生之母也

案注疏與吳氏說皆據穀梁傳而朱氏卽據此記言祔祭者

駁之禮家之說雜出自是不能齊一以人情而言庶子爲君
安能不自祭其母又安能及身而止穀梁傳但據考仲子之
宮謂禮庶子爲君爲其母築宮而魯十二公多爲妾子未見
皆爲其母築宮也雖有此禮乖於人情度亦不能行矣朱氏
謂妾母必非所生母此說姑存之

丈夫冠而不爲殤婦人笄而不爲殤後者以其服服之
言爲後者據承之也殤無爲人父之道以本親之服服之孔
疏云謂大宗子在殤中而死宗不可絕族人爲後大宗子雖不
得後此殤者爲子以父無殤義故也既不與殤者爲子則不
應云爲後據已承其處爲言應服此殤以兄弟之服東壁陳
氏云男子亦有不侯二十而冠者冠則成人也此章舉不爲
殤者言之則此當立後者乃是已冠之子不可以殤禮處之
其族人爲之後者即爲之子以其服服之子爲父之服也舊
說依兄弟之服服此殤非也其女子已笄而死者則亦依在
室之服服之不降而從殤服也朱氏云殤而爲之後或疑其
服與凡爲後者有閒故明其服之如常以所後雖是十九歲

以下之殤然當其生時則已冠矣凡男女以冠笄
不爲殤故可爲之後而以其服服之注疏解未當

案當從陳氏及朱氏說

庶子在父之室則爲其母不禫

異宮則禫之由陰陸氏云謂不命之士父子同宮者也若
可在父之室謂未娶者也已娶雖同宮猶禫

案禫主於祭陸氏謂服之細非也又謂已娶同宮猶禫亦無
據近世字書改禫從衣而廢禫字甚謬

諸侯弔必皮弁錫衰孔疏云一謂此弔異國臣若自弔己臣則
素弁環絰錫衰也一云自弔己臣而未當事則皮弁錫衰至當事乃弁絰由陰陸氏云言必者著諸侯
弔無內外皆當如此然則天子弔服與諸侯異歟天子重絰
環絰諸侯弔必皮弁錫衰

案孔疏二說皆可通以前說爲正經文不曰君而曰諸侯據
異國之君言之也陸氏天子重絰諸侯重衰之說未確王之

三衰司服有明文豈有弔公卿首著弁絰而身不錫衰者公爲卿大夫錫衰以居當事則弁絰服問有明文豈有諸侯弔己臣當事而無絰者又所謂弁絰者如冕弁而素加環絰非皮弁也而陸氏誤以爲皮弁豈未讀司服注疏乎

養有疾者不喪服遂以主其喪非養者入主人之喪則不易已之喪服朱氏云所養者亦五服之旁親以其尊也故可釋己服而養之所謂己喪期大功以下既葬卒哭斬衰既練而後故得爲旁親養若未練未葬則使人養而已不親養已所服之喪或疾者之所不服或疾者有服而已除服故釋服若所養者亦有喪而服則養者不必不喪服即所養者別有喪但彼既喪服養者亦不必不喪服所養者死而爲之服其服或輕於己本有之服或同於本有之服或反重於本有之服重則服其服同而己服己變而受亦服其服若周而己服未變或輕於己服則於後死者初成服及當事拜賓服其服不當事拜賓仍服己服故曰遂以主其喪主謂拜賓爲主時也不易己服者謂初入爲主也初入者本無服則素服有服則不易服至新死者三日成服則釋本有之服而服其服成服後己服重者亦惟當事拜賓服其服不拜賓仍服己重服若本有之服輕於新服或己變殺則當服後死者之新服惟當己喪變除時服己喪之服

案朱氏推說詳盡文理密察權衡精矣

妾無妾祖姑者易牲而祔於女君可也鄭注女君適祖姑也易牲而祔則凡妾下女君一等方氏云妾祔嫌於隆故易牲而祭以示其殺焉耳

案易牲者不敢以卑牲祭文君是隆女君也方氏謂示其殺非也

士不攝大夫士攝大夫唯宗子鄭注士之喪雖無主不敢攝大夫以爲主宗子尊可以攝之山陰陸氏云若應大夫主喪雖無大夫主不得攝吳氏云陸說於文爲順此言大夫死無主後其親屬有爲士者位卑不可攝而主其喪唯宗子爲士分尊故可以士而攝大夫之喪也

案此經當從陸氏吳氏說攝者以卑兼尊之辭又案攝主亦

不必死者無主後亦有喪主在外未歸而攝者

婦祔於祖姑祖姑有三人則祔於親者鄭注祖姑有三人謂舅之母死而又有繼母二人也親者謂舅姑所生張子云祔葬祔祭只合祔一人譬之人情豈容二妻以義斷之須祔以首娶再娶別爲一所可也朱子云程氏祭儀謂凡配只用正妻一人或奉祀之人是再娶所生卽以所生配謂凡配只用正妻一人是也若再娶者無子或祔祭別位亦可也若奉祀者是再娶之子乃許用所生配而正妻無子遂不得配祭可乎程先生此說恐誤唐會要中有論凡是適母無先後皆當並祔合祭與古者諸侯之禮不同夫婦之義如乾大坤至自有差等故方其生存夫得有妻有妾而妻之所天不容有二況於死而配祔又生存之此橫渠之說似亦推之有太過也只合從唐人所議爲允況又有前妻無子後妻有子之礙其勢將有所杭陛而不安者惟葬則今人夫婦未必皆合葬再娶別營兆域宜亦可矣

案祖姑有三人則先後娶者皆得入廟祭之古今人情不異

朱子斷從唐會要之說不可易矣祔祭與正祭不同祔爲新死者之從其班是以祖姑有三人宜祔於親者正祭則不可

但及其親而不配其非所生者也

其妻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不爲大夫而卒而后其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不易牲

妻卒而后夫爲大夫而祔於其妻則以大夫牲鄭注不易牲以士牲也此謂始來仕無廟者誤矣應氏云此據妻之生時同夫榮辱而立文注以祔於其妻則爲始仕而未有廟亦未必然正使新從他國而爲大夫亦必有廟既不立祖廟豈敢爲妻立廟乎

案祔於其妻皆謂夫爲其妻行祔祭之禮也而疏謂其夫不

爲大夫而死誤矣鄭注謂始來仕無廟方氏應氏正其失亦是又案鄭注不易牲者以士牲是也王制云大夫廢其事終身不仕死以士禮葬則生存宜以士禮葬之死而以士禮葬則生存宜以士禮爲其妻行祔廟祭祖父而其妻得於禰廟祔

祖姑矣　又案注謂無廟者不祔然則庶人無廟將不行祔祭乎竊意庶人無廟而薦於寢寢亦有祖考之靈存焉男子當於寢祔祖婦人當於寢祔祖姑妾祔妾祖姑妾祔妾祖姑無廟先儒有爲壇而祔之說見雜記疏

既葬而不報虞則雖主人皆冠及虞則皆免鄭注不報虞謂有故不得疾虞雖主人皆冠不可久無飾也皆免自主人至緦麻也山陰陸氏曰既葬而不報虞此言過期而葬也蓋葬日虞如期虞也不及時而葬渴葬也過時而葬慢葬也故禮使報其期矣而又後其虞是失禮之中又失禮也先王教孝當不如是此記所云或葬後有故而不及虞或葬先母虞待父也

案鄭注有故不得疾虞其說不可易朱氏又兼父母之喪偕者言之尤備陸氏說失之

奔母之喪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襲免於東方經卽位成踊孔疏

云奔母之喪初時括髮至又哭以後至成服不括髮袒於堂上降踊與父同父則括髮而加絰母則不括髮而加免此是異於父也

案奔母喪初時括髮有奔喪正篇可考又此記篇首爲母括髮以麻免而以布亦可參見然不言初至時括髮但據又哭時云不括髮亦記者失之不若奔喪篇之詳備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十四終

仁和葉維幹校
上海蔣本蘅

大傳

大夫士有大事省于其君干祫及其高祖鄭注大事寇戎之事也善於其君謂免於大難也干猶空也空祫謂無廟祫祭之於壇墠東匯陳氏云大事謂祫祭也大夫士不敢私自舉行必省問於君而君賜之乃得而行其祫也亦上及于高祖干者自下干上之義以卑者而行尊者之禮故謂之干吳氏云大事大功也省察也省察如詩序所謂有功而見知也祫合也謂雖無廟而得有廟者合祭也大夫蓋祫於曾祖廟而上及高祖士則祫於祖廟而上及曾祖高祖中士下士則祫於禰廟而上及曾祖也大夫亦有有大祖廟而祭曾祖祖禰凡四世若大祖在高祖前者或祫於大祖之廟而并及高曾祖禰凡五世也趙氏曰干者逆上之意言逆上及高祖也

案大事與省字之訓舊注可從省訓善出爾雅吳氏說亦可

兼存陳氏說非也干祫及其高祖吳氏說詳備孔疏亦引師說云大夫有始祖者鬼其百世若有善於君得祫則亦祫於大祖廟中徧祫大祖以下也干字之義從趙氏可也

追王大王亶父王季歷文王昌不以卑臨尊也東萊呂氏云不以卑臨尊此出於後儒之說非追王之本意也大王王季文王乃武王之祖父其尊孰大於是曷爲待追王而後尊哉追王者何意蓋三王皆是肇基之主所以追王之也朱氏云不以卑臨尊信後世無稽之論然子孫之身卽祖父之身子孫之尊卽祖父之爵武王之爲天子天命之大王王季文王之王亦天王之也若云以王業由興之故追王以酬功是等祖父於堂散諸臣也尊親之義固如是乎

案呂氏之說得之追王非以酬功而朱氏謂等於堂散諸臣恐推之太過三王之王固天王之然天非有言亦以義理斷之耳追王止於大王而不能上及組紺以上是卽天也

五曰存愛鄭注存察也愛有仁愛也陳氏云人於其所親愛而辟焉有以察之則所愛者一出於公而四者皆無私意之累矣吳氏云存愛謂仁民上言民不與此言存愛蓋存愛民之心爾先有不忍人之心而後有不忍人之政也

案存愛之義吳氏得之舊注及陳氏說非是

其不可得變革者則有矣親親也尊尊也長長也男女有別此其不可得與民變革者也吳氏云治親之目有四總言之均謂之親尊尊者在上父祖之親長長者在下子孫之弟之親男女有別者在內夫婦之親長長者在旁昆

案此通言不可與民變革者四事則尊尊貴貴也前言上治祖禰尊尊下治子孫親親與此文本不連而吳氏移屬於此節之下謂上治祖禰爲復釋尊尊下治子孫爲復釋親親旁治昆弟合族以食序以昭穆爲復釋長長別之以禮義爲復釋男女有別恐屬牽合別之以禮義謂以禮義別其親疏

隆殺詳文勢固不可屬之男女則此兩章何可牽合下文服
術有六吳氏亦必屬之四親此吳氏之蔽也
其夫屬乎父道者妻皆母道也其夫屬乎子道者妻皆婦道也
謂弟之妻婦者是嫂亦可謂之母乎名者人治之大者也可無
愼乎東匯陳氏云父之兄弟爲伯叔父則其妻謂之伯叔母兄
弟之子爲從子則其妻謂之婦此於昭穆爲宜弟之妻不
可謂之婦猶兄之妻不可謂之母以紊昭
穆也舊說弟妻可婦嫂不可母失其指矣
案喪服傳亦有此文彼釋夫之昆弟何以無服意謂弟妻不
可謂婦猶兄嫂不可謂母兄弟之妻於母於婦皆無所屬是
以不爲制服以遠之而今人皆謂弟妻爲婦則當爲制婦之
服同于子婦豈兄妻亦可爲制母之服而同於伯叔母乎是
皆不可也舊說謂弟妻爲婦者卑遠之使下同於子妻則本

無婦名假其子妻同推而遠之與本文意不協陳氏駁之者
是傳意似謂兄之妻尊之而爲嫂弟之妻但當爲弟之妻不
可謂之婦猶兄弟之子但當謂兄之子弟之子不可謂之姪
也譏時人稱弟婦亂名實之失也

服術有六一曰親親二曰尊尊三曰名四曰出入五曰長幼六
曰從服鄭注親親父母爲首尊尊君爲首名伯叔母子婦屬也
長幼成人及殤也從服若夫爲妻之父母妻爲夫之黨服孔
疏云出入若女子子在室爲入適人爲出及出繼爲人後者
也

案此經前五術當從注疏說親親謂父母妻子孫伯叔昆弟
凡以三爲五以五爲九者皆在其中尊尊謂臣民爲君又若
以尊而厭降或同尊而不降名謂伯母叔母及子婦出入謂

女子子在室出嫁及爲人後者長幼謂成人與三殤蓋此經通言服術故須該制服之義而吳氏泥於上文謂親親爲子孫尊尊爲祖父名與出入爲男女長幼爲昆弟以下治子孫者居第一非次也尊尊不謂君臣出入不兼爲人後長幼不謂三殤則制服之義不全何足以盡服術乎吳氏固守其說謂注疏以尊尊爲君服失此篇專言治親制服之正意此吳氏之蔽也

有徒從鄭注臣爲君之黨孔疏云鄭亦略舉一條妻爲夫之君妾爲女君之黨庶子爲君母之親子爲母之君母並是也

案吳氏釋徒從但舉子爲母之君母庶子爲君母之親妾爲女君之黨而不及臣爲君之黨妻爲夫之君則徒從之類不具而從服亦不全矣

自義率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名曰重一輕一重其義然也鄭注云用恩則父母重而祖輕用義則祖重而父母輕疏云義主斷制用義循祖順而下之至於禰其義漸輕祖則義重故名曰重也義則祖重而父母輕仁則父母重而祖輕一輕一重宜合如是故云其義然也

案注疏說是輔氏應氏方氏吳氏皆以重爲父輕爲祖則仁與義無異何以分爲二類乎義之所以重祖觀末章親親故尊祖尊祖故敬宗云云可見本不以喪服論也如別子爲祖繼別爲宗大宗百世不遷是重祖也又推而極之天子有大禘之祭既有始祖又推始祖所自出亦是重祖之至亦是以義推之安得謂皆爲禰重但注又謂恩重者爲之三年義重者爲之齊衰仍就喪服言之恐未是齊衰三月何能敵斬衰

三年之重注又訓自爲用亦非自當訓由
族人不得以其戚戚君位也
案從石梁王氏說位也自爲句可也
有小宗而無大宗者有大宗而無小宗者有無宗亦莫之宗者
公子是也公子有宗道公子之公爲其士大夫之庶者宗其士
大夫之適者公子之宗道也朱氏云有小宗而無大宗者若君
宗至其子則各自爲宗故有大宗而無同母弟使庶長弟與諸庶弟爲
者大宗也周公爲文王別子魯公爲繼禰之宗凡蔣邢茅宗
之管蔡郕霍亦宗之邘晉應韓亦宗之至春秋戰國周女嫁
於諸侯猶魯爲之主滕定公之喪父兄百官曰吾宗國魯先
君亦莫之行是魯之所係於周公非淺鮮矣假如武王無同
母弟周公亦庶子是周無大宗矣孰與主王姬之嫁而爲同
姓諸侯取則乎且所以不令爲大宗者爲其爲庶子也假如
大宗子無適子庶子將不繼爲大宗乎又使君無適子將不
以庶子爲君乎君之庶可爲君大宗而謂
別子非適遂不可爲大宗乎喪服傳云如何而可爲之後同

宗則可爲之後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故大宗不可絕
而爲之後也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或曰此
言繼世之君之公子所謂一君一大宗者如莊公之弟慶父
與叔牙季友爲宗非若魯爲周同姓大宗也孔疏亦云如繼
別之大宗非正大宗也吳文正錯看注疏乃云兄弟不相宗
至其子乃爲宗果爾則繼禰之宗又謂之何惟一君一大宗
故無適卽不立大宗以有先君之大宗故也此說近是然一
君一大宗則是吾宗之外又有宗矣未聞武穆成昭舍魯而
別有大
宗也
案朱氏之說固辨矣考之經傳似未合此記所謂宗者皆以
士大夫之家言之不謂諸侯亦有宗也成王封周公於魯留
相周公使伯禽就國周公實魯國之君不可謂之別子魯公
既爲君則亦非繼別之宗滕謂魯爲宗國以其同出文王假
士大夫之宗法言之未必諸姬皆以魯爲大宗而自爲小宗
也使諸姬皆爲小宗則始封之君亦將五世而遷乎謂凡蔣

邢茅宗魯猶可也謂管蔡郕霍亦宗之邢晉應韓亦宗之管叔爲周公之兄邢晉應韓爲武之穆安得皆宗魯乎春秋時王姬歸于齊使魯主昏蓋魯近齊故也非謂周女下嫁皆以魯爲主也喪服大宗子死族人爲之齊衰三月如魯果爲大宗則魯君薨諸姬皆服齊衰三月乎故宗法不可施於諸侯魯非大宗之比也又謂士大夫家始祖不可無祀若無大宗則士大夫之始祖不其餒乎此亦未然大宗所以統領族人非止存始祖之祀也古者士大夫廟有定制大夫得立三廟始爲大夫如季友者固當爲太祖矣若別子是士自他國來爲始祖其子孫雖爲大宗豈能越二廟一廟之制世世祀之爲始祖乎後世始祖立祠禮以義起古禮未有此也又謂莊公之弟慶父與叔牙季友爲宗亦恐考之未詳慶父者莊公之庶兄非弟也季友者莊公同母弟以正法言之庶當宗嫡慶父叔牙皆當宗季友豈有庶反爲嫡宗者乎　又案此一節則公子之爲大宗者必是適其小宗者必是庶也然有大宗而無小宗與無宗亦莫之宗亦謂公子生存則然耳傳之子孫卽無小宗者亦必有小宗矣無宗而莫之宗者如此公子是適則後世以爲大宗之祖如是庶則後世以爲小宗之祖矣唯有小宗而無大宗者其後世世無大宗亦不以他族之大宗爲宗朱氏則因滕謂魯爲宗國一語多生枝節耳

少儀

聞始見君子辭曰某固願聞名於將命者不得階主敵者曰某

固願見朱氏云固願猶云實願也階者所由進也主謂司賓客之人不得階主者謂主賓客之人爲之引進也

案不得階主舊說謂不得指斥主人朱氏之說甚新亦甚確

案士相見禮請見之辭云某也願見無由達某子以命命某見今云不得階主謂不得引進之人卽無由達之意也彼云某子以命命某見是已得階主之辭某子卽階主也此則無階主而自請見之辭如儀封人之請見夫子是以云不得階主也由此推之若夷之因徐辟趙良之因孟蘭皐皆階主也

適有喪者曰此孔疏云此謂此方其年力以給喪事陳氏云喪不主相見來欲此方於執事之人朱氏云此字讀去聲喪凶事非素親愛誰肯與之

案陳氏說似優而朱氏之說亦可兼存

受立授立不坐性之直者則有之矣東匯陳氏云此皆委曲以盡禮之當然耳然直情徑行之人亦或有跪者

案當從陳氏說謂已坐人立受授皆當起坐而受授則倨矣直情徑行者則有之君子不爲也

卽席曰可矣吳氏云謂賓主可登席也

案吳氏說是擯者言此以爲登席之節也

有尊長在則否

案尊長在室則少者脫屨於戶外曲禮曰戶外有二屨是也尊長在堂則少者脫屨於階下之側曲禮曰侍坐於長者屨不上於堂是也

不疑在躬不度民械不願於大家不訾重器

案四句各爲一事朱氏以不疑在躬連下三句解之恐非是
度民械願大家訾重器皆以在人者言之則在躬亦謂他人
之躬疑者擬議之意謂不擬議人在躬之善否如子貢方人
之類械者器之總名大傳曰異器械是也舊注以械爲兵器
陳氏謂不可度其利鈍非是不度民械者不度人家器用之
多少也訾亦度也不訾重器朱氏謂不度其器之貴賤輕重
者得之陳氏以訾爲鄙毀非是
不貳問卜筮曰義與志與義則可問志則否
案吳氏移不貳問在志則否之下朱氏從之愚謂經文不可
輕改疑不貳問之上或脫卜筮二字不貳問者卜筮不可瀆
也孔疏謂太卜問來卜筮者若是公義則可爲卜筮若所問

是私意則不爲卜筮此以義則可爲句陳氏謂見人卜筮欲
問其所卜何事則曰義與志與義者事之宜爲志則心之隱
謀故義者則可問其事志則不可問其事此以義則可問爲
句二說皆可通而陳氏說尤善此與問品味不彰人之癖問
道藝不斥人之短相類皆言辭之禮也
勝則洗而以請客亦如之
案朱子云此皆是卑者與尊者爲耦若已勝而司射命酌則
不使他弟子酌酒以罰尊者必自洗爵而請行觴若耦勝則
亦不敢煩他弟子酌而飲已必自洗爵而請自飲也注疏說
恐非是陳氏注猶用舊說非也
師役曰罷鄭注云罷之言罷勞也朱子云易曰或鼓
或罷與史記將軍罷休就食之罷亦同

案當從朱子說

事君者量而后入不入而后量鄭注云量量其事意合成否孔疏云先商量事意堪合成否然后入請見君然后與之商量成否東匯陳氏云先度其君之可事而后事之則道可行而身不辱入而后量則有不勝其輕進之悔者矣

案陳氏說與下文止無怨而下遠罪若不相屬從注疏可也

不旁狎不道舊故朱子云旁泛及也泛與人狎習不恭敬也不道舊故舊事既非今日所急且或揚人宿過以取憎惡故也

案當從朱子說

諫而無驕朱氏云驕矜也凡敢言者意氣慷慨多失於驕矜汲長孺寇萊公亦時有此病

案朱氏說甚善

毋拔來毋報往鄭注云報讀爲赴疾之赴拔赴皆疾也人來往所之當有漸漸不可卒也

案此謂往來進退當紓徐不可急疾而來急疾而去也當從鄭注若朱子語恐非定說朱子語見集說晚年修進亦只用鄭注也

毋測未至

案凡事之未來者皆不可億測陳氏云君子以誠自處亦以誠待人不逆料其將然其說恐未該

士依於德游於藝工依於法游於說

案藝者德之末說者法之意也如考工記所論皆說也工人常游心焉則巧由是出矣不必謂常法之外別有說也

毋訾衣服成器

案訾亦度也人之衣服成器不可度其所直也

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爲尸坐則不手拜肅拜爲喪主則不

手拜

案此經似可疑鄭氏謂婦人以肅拜爲正凶事乃手拜然則
昏禮奠於廟亦是吉事何以不言肅拜而言扱地乎孔疏謂
昏禮拜扱地以其新來盡禮於舅姑然則拜君賜亦至重豈
可以肅拜受之竊疑婦人吉事雖有君賜肅拜此肅拜當爲
手拜經文誤耳手拜卽扱地之拜言雖有君賜手拜者謂不
如男子之稽首也爲喪主則不手拜鄭氏有二說前說謂爲
夫與長子當稽顙其餘亦手拜此說是後引或說喪爲主則
不手拜肅拜孔氏謂違小記文其義非也

取俎進俎不坐鄭注云以其有足亦柄尺之類孔疏云案
管子書弟子職云進柄尺謂簋豆之類

案弟子職云柄尺不跪孔疏引舊文誤

劍則啟櫝蓋襲之加夫襓與劍焉

案進劍之儀此與曲禮有詳略此言有櫝有襓而曲禮所言
者徒以劍進人者也

軍尉左卒尉右

案鄭注云左將軍爲上貴不敗績而老子云吉事尚左凶事
尚右偏將軍居左上將軍居右言以喪禮處之與此不同蓋
當時制度有異各以所見言之以傳考之楚人雖尚左而卻
戰以前乘廣先右田于孟諸宋公爲右孟鄭伯爲左孟魯與
齊戰孟孺子洩爲上將軍帥右師冉求爲偏將軍帥左師皆
如老子之說尊者居右

軍旅思險隱情以虞東萊呂氏云當隱密已情以虞度彼之情計

案軍事尤當愼密故宜隱情以虞當從陳氏說

客爵居左其飲居右介爵酢爵僎爵皆居右

案其飲謂飲爵也當從舊說若如朱氏說則經文複疊而賓當飲之爵不見矣又賓與僎南面以西爲右若介在西階上東面則以南爲右主人在阼階上西面則以北爲右而朱氏謂爵皆居西亦誤

凡齊執之以右居之於左孔疏云齊謂以鹽梅齊和之執法此鹽梅以右手居處羹食於左手之主以右手所執鹽梅調和正之於事便也

案此言設齊之法謂執鹽梅以右手而設之於羹器之左方此左右皆據設齊者言之於設者爲左則於食者爲右故食羹者得於右取鹽梅以調爲便也舊說謂居羹食於左手者非是

祭左右軌范乃飲

案軌軌軓三字轉寫易譌軓又作軒尤易譌爲軌此處文誤當以周禮大馭正之左右軌即大馭之兩軓范即大馭之軌軌本軓字之譌而鄭注云軌與軓同爲轄頭是與轂末同名誤矣孔氏於詩疏謂少儀軌字誤當爲軓是也此疏不正其誤而引詩又從毛氏作軌則疏矣古人所以祭左右軓者祭兩輪也祭前軌者祭轅也皆欲其無傾敗也

凡羞有俎者則於俎內祭孔疏云羞在豆則祭於豆間俎於人爲橫氏云折俎燔肉皆取祭庶羞不得祭於俎間故於俎內祭朱子說

案食庶羞在無算爵時其時俎已徹矣若食正羞則羞卑而

俎尊豈可以羞物祭於俎從舊說爲是羞者進食物之通名

尊者以酌者之左爲上尊尊壺者面其鼻

案尊盛醴則特之無上下尊盛酒必有偶如有元酒則元酒

尊爲上或兩尊皆酒亦必以一尊爲上設尊之人皆以酌者

之左爲上尊如燕禮設尊於東楹西南北列之以南爲上酌

者在尊東西面元酒在酌者之左也鄉飲酒禮設尊於房戶

開則元酒在西酌者北面亦是在酌者之左也其餘設尊皆

然以鄉飲設尊推之燕禮設尊之人亦當是向尊之面立於

尊東而孔疏謂設尊者在尊西嚮東以右爲上設者之右爲

酌者之左於經無據又但引燕禮而不及其他說亦未備也

壺有鼻以鼻爲面如燕禮東楹西之尊鼻向東鄉飲酒禮房

戶閒之尊鼻向南若燕禮尊士旅食於門西則鼻向北方氏

謂面其鼻示專惠非也專惠唯燕禮堂上尊面向君爲然若

房戶閒之尊與賓主夾之面向南則非專惠矣

飲酒者禮者醮者有折俎不坐

案飲酒者謂凡燕飲也孔氏謂目下禮醮者非是沐而飲冠

而醮禮盛則有折俎

其有折俎者取祭反之不坐燔亦如之尸則坐朱氏云若云俎有足故立取則尸何以不然意折骨與燔所設者盛故立而取反也

案當從朱氏說

洗盥執食飲者勿氣有問焉則辟晦而對東匯陳氏曰奉進洗盥之水於尊長及執食飲以進之時皆不可使口氣直衝尊者若此時尊者有問則偏其口而對

案此經當從陳氏說謂氣爲口氣乃與下句一貫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

南菁書院
婺源江永慎修著

禮記訓義擇言八

雜記上

以其綏復

案綏從鄭注讀爲緌廬陵胡氏謂卽上車之索非也

其輤有裧鄭注輤載柩將窆之車飾也

案輤者載柩車飾之總名諸侯以赤或取義於蒨大夫以下雖以白布而輤之名猶得達於下也

大夫次於公館以終喪士練而歸士次於公館鄭注公館公宮之舍也練而歸之士謂邑宰也練而猶處公館朝廷之士也唯大夫三年無歸也朱氏云士亦次公館但練而卽歸不如大夫以終喪

案此文當云大夫士次於公館大夫以終喪士練而歸此先

言士練而歸後言士次於公館者倒文耳古人屬辭往往有
此非有兩士也鄭分邑宰之士朝廷之士是以辭害意矣假
令士有異經文豈無別白而概稱士乎竊疑古者方喪之禮
雖致其隆居廬聖室朝夕哭泣亦惟在朝之卿大夫士耳邑
宰有治民之責初喪哭臨復當還其本邑豈可俟練而歸曠
廢一年之事乎朱氏謂士皆朝廷之士俟練而歸當矣朱氏
纂言本未載余見其親書刻木如此後條同之說又案公館者公宮之舍似與廬聖
室有異疑卒哭以前居廬聖室既卒哭大夫士皆於公館治
政事士則練而歸疏以大夫次公館卽居廬恐未是又案
喪大記公之喪大夫俟練士卒哭而歸其言公者卽是國君
注謂公士大夫有地者不然有地者既爲大夫其臣爲室老

家相不稱大夫也與此經不同者記者所聞異耳三年之喪
列國之君莫能行恐大夫練而歸士卒哭而歸者亦鮮矣況
能公館終喪乎記者各述所聞宜其有不同也朱氏說亦然
大夫居廬士居聖室鄭注謂未練時也士居聖室亦謂邑宰朝
廷之士居廬朱氏云此士字及上節兩士字均謂朝廷之士
注以爲邑宰未當
案朱氏說是居廬聖室恐是哭泣以前廬聖室似與公館異
後文云廬嚴者也
大夫爲其父母兄弟之未爲大夫者之喪服如士服
案此下數節先儒謂記禮者之失朱氏論之云父母之喪無
貴賤一周人貴爵其流弊乃施於尊親毛裏之恩不敵爵命
之榮至春秋戰國覬覦攘奪骨肉仇讎其所由來者久矣此

論尤爲有見亦表記論三代皆有流弊之意　論晏子麤衰
斬事王肅與鄭異詳見注疏王氏說是

大夫卜宅與葬日有司麻衣布衰布帶因喪屨緇布冠不蹙占
者皮弁鄭注有司卜人也占者尊於有司卜求吉其服彌吉陸氏曰士冠禮筮日有司如主人服有司羣吏有事者也
鄭氏謂卜人誤矣

案注因下文史練冠長衣以筮故謂此經有司爲卜人如鄭意則宰宗人等皆從主人喪服不變也然謂占者尊于卜人故皮弁恐不然占者卽在卜人中如冠禮筮日士喪禮筮宅東面旅占皆是筮人與其屬其占士喪卜葬日旅占亦是卜人共占此占者皮弁下經占者朝服意卜人筮人中有主占者欲其得吉故純吉服與據士喪禮筮宅主人以下皆免經

卜葬日亦免經族長涖卜及宗人吉服

大夫之喪大宗人相小宗人大宗伯也小宗伯也都宗人小宗人或是
或是都宗人小宗人或是家宗人掌都家之禮者

案大宗人若都家宗人君爲大夫立者也小宗人大夫之家臣也周禮相卿大夫喪禮者肆師非大小宗伯也都宗人主都家宗人主家豈同來相大夫之喪乎少牢禮大夫自有宗人豈反不與命龜乎疏與劉氏說皆未確也

大夫附於士士不附於大夫之昆弟無昆弟則從其昭穆雖王父母在亦然鄭注大夫之昆弟謂爲士者也從其昭穆中一以上祖又祖而已

案大夫三廟適士二廟不得有高祖又何得有高祖之祖若拘於廟中附祭此禮之所必窮者祭法曰大夫顯考祖考無

廟有禱焉爲壇祭之去壇爲鬼官師王考無廟而祭之去王考爲鬼竊意無其廟而行附祭者當於壇中設位附之如此雖鬼以上亦可也鄭注祭法有大夫鬼其百世之說下經有父母之喪尚功衰而附兄弟之殤孔疏亦有立壇附小功兄弟之長殤於從祖之說或有引此經及小記申一以上而祔謂大夫士皆得祭及高祖者是未考乎壇鬼之說也祭必於廟禱則於壇鬼則薦而不祭祔則雖鬼猶可祭於壇

主妾之喪則自祔至於練祥皆使其子主之其殯祭不於正室

鄭注祔自爲之者以其祭於祖廟

案以其祭於祖廟不可使子行祭鄭說似有理讀祔字爲句

以自爲已愚竊疑之凡經傳言自某至於某者皆以自爲從自十有二月不雨至于秋七月自天子以至於庶人自恆山至于南河自敢至于反哭自今至於初吉此經自祔至於練祥文勢正同豈可以祔字爲句謂自爲已乎詳經文之意蓋謂虞卒哭夫主之自祔以後皆使其子主之也虞卒哭喪祭之初親而哀之故自主之卒哭後哀殺故祔練祥皆子主也自祔至于練祥可不言則而云則者以其異於妻之喪祭皆自主也然則鄭說非與曰孔疏已言之矣庾蔚云妾祖姑無廟爲壇祭之鄭云於廟者崔氏云於廟中爲壇祭之此謂攝女君若不攝女君之妾則不得爲主別爲壇不在祖廟中而子自主之也愚謂廟中爲壇此崔氏圓鄭說其實非也廟中

將有何地爲壇乎凡妾祔妾祖姑無論攝女君與否皆別爲壇祭之祭於壇經所謂其殯祭不於正室故子可主也然則婦之喪舅主祔何也曰婦者正體祔必於廟故夫若子不敢主而舅主也以此參證益知妾祔當子主也然則妾亦有無妾祖姑易牲而祔於女君者非夫自主與曰此又禮之變固當夫爲主此經但言有妾祖姑者之常禮也此經句讀文義自鄭讀失之雖王子雍好攻鄭者亦莫能正蓋以其說近理不悟其非也

違諸侯之大夫不反服違大夫之諸侯不反服

案違諸侯疏謂不便其君或辟仇而去者是也如陳文子違齊之類若孔子去魯爲道不行而以微罪去與此有閒矣然其宗廟室家猶在魯定公之待之未至如子思孟子所言之甚則當酌於服與不服之閒羈旅未爲臣則反服他國爲大夫則不服

小功以下左鄭注左辟象吉輕也疏云縫同吉嚮左

案喪冠右縫左縫皆縮縫也吉冠則橫縫不爲左右辟小功以下左象他事吉尙左耳疏謂同吉似吉冠縫嚮左誤矣

朝服十五升去其半而緦加灰錫也不治緦縷亦不治布朱氏云此乃弔服之緦非緦麻三月之緦三月之緦

案有事其縷無事其布曰緦喪服傳有明文弔服之錫衰亦即用此緦布故司服注鄭司農云緦布十五升去其半有事其縷無事其布而朱氏之說如此未知何據且布縷亦不可

謂之緦程慄也云士有緦服故以疑衰爲弔服大夫以緦爲弔服

大白冠緇布之冠皆不辟委武元縞而后辟鄭注不辟質無飾也大白冠大古之布冠也委武冠卷也秦人曰委齊人曰武元元冠也縞縞冠也疏云元縞二冠卽有先別卷後乃可辟故云而后辟也大祥縞冠亦有辟何以知之前旣云練冠亦條屬右縫則知縞不條屬旣別安卷灼然有辟也陸氏云委委貌也元所謂縞冠元武縞所謂元冠縞武如是而后辟先儒謂之冠委貌也然則縞冠素委貌與素委貌蓋素端之冠

案大白緇布之冠皆用布故不以辟爲飾元冠用黑繒縞冠用絹故皆以辟爲飾非謂別安冠卷之故也注云不辟質無飾可知文者乃有飾又云大白冠大古之布冠可知與緇布冠皆用布而元冠則易之以繒縞冠則易之以絹也用繒用絹皆文故有飾也疏不善隅反徒求之於別安冠卷則大白

緇布冠何嘗不別安冠卷乎此義不明後人不識元冠與緇布冠之別似元冠亦用布者如此則猶是緇布冠耳何云旣冠可倣之乎陸氏欲破先儒委字乃謂縞冠元武爲元元冠縞武爲縞豈不齒之服亦與正冠同論乎且所以名冠者在冠而不在武者冠上之梁也又謂縞冠爲素委貌亦非也素委貌者用白布爲冠擬於大夫已上之素爵弁士小斂以後未成服以前之冠亦庶人相弔之冠也縞冠者以生絹爲冠以素爲紕旣祥之冠也著素委貌者服白布深衣非素端之冠也素端者大夫士朼荒有所請禱之齊服殊深衣者也服素端者當著素冠素冠有緣異於素委貌者也吁古人衣冠之制後人迷眩久矣

子羔之襲也繭衣裳與稅衣纁裨爲一鄭注纊爲繭縕爲袍表之以稅衣乃爲一稱爾
稅衣若元端而連衣裳者也大夫而以纁爲之緣非也唯婦人纁裨
案士喪禮陳襲事褖衣注云黑衣裳赤緣之謂之褖褖之言緣也所以表袍者也然則稅衣當用赤緣赤深纁淺子羔之家誤以纁代赤而不知其近於婦人始嫁之衣故曾子議其襲婦服非故以婦人衣襲子羔也此相禮者之過也
客曰寡君使某如何不淑鄭注淑善也如何不善言君痛之甚使某弔
案魯弔宋大水云若之何不弔言如何不爲天所弔恤此如何不淑言如何遭此不善也注說未確
含者坐委于殯東南有葦席既葬蒲席鄭注春秋有既葬歸含賵襚無譏焉
案諸侯相弔而歸含賵襚邦交之禮也固非欲其周事之用也諸侯五日而殯此赴彼來近者亦數百里豈能及其含斂之日用其衣物哉故此經明言既葬蒲席見早晚皆可也若春秋隱元年書宰咺歸賵文五年書榮叔歸含且賵皆志王朝之禮以見魯之不往也說者皆譏其緩傎矣鄭氏穀梁釋廢疾謂平王之歸賵晚者以其新遷原情免之若無事而晚者云來以譏之榮叔是也此曲循穀梁之失又謂文元年秦人來歸僖公成風之襚以其殺敗兵無休時原情不責晚皆不若此注之完善
宰夫朝服即喪履疏云宰上卿也言夫衍字此遭喪已久故嗣子親受禮宰著朝服若新始遭喪則主人不親受使大夫受於殯宮故聘禮云聘遭喪入境則遂也鄭云遭喪主國君薨也聘禮又云遭喪將命柩於殯宮聘禮又云不筵几鄭云致命不於廟就尸于大夫主人長衣練冠以受

案聘是吉禮故嗣君凶服不可親受此爲致含而來始遭喪正當親受疏乃引聘禮爲說誤甚

雜記下

如三年之喪則既顧其練祥皆行鄭注言今之喪既服顧乃爲前三年喪變除而練祥祭也此謂先有父母之服今又喪長子者其先有長子之服今又喪父母其禮亦然然則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顧草名無葛之鄉去麻則用顧孔疏云依禮父在不爲長子三年今云先有長子之服後又喪父母者庾氏熊氏並云有父者誤也當云今又喪母陸氏云禮而後顧顧吉服也知然者以祓顧糔衣錦裳錦尚絅知之也三年重服故雖當既顧其練祥猶行吳氏曰古字聲同者多借用故縗麻之縗與單穀之褻並通作顧鄭氏以顧爲代葛之縗是矣陸氏引詩儀禮皆婦人之服加於正服之上以鄭道路之塵者至夫家則脫去豈可指爲男子之吉服若欲言禫後吉服何不言元端而乃言顧乎陸農師於禮注正救甚多但時或好新尚奇以破鄭說而不自知其紕繆如陸農師者正多也吳氏之說切中其失特錄之　鄭注言今之喪既服顧乃爲前三年喪變除而練祥玩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顧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既顧乃行正如朱氏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顧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疏云後喪既顧之後其前喪須練祥祭皆舉行之亦是鄭注之意得朱氏之說經義與注疏乃益明耳曾子問祭過時不祭疏熊氏引此文亦云追行前練祥祭也　前經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喪未及卒哭值前喪練祥不得行至後喪變麻可補行也

案鄭注今又喪父母誤言父庾氏熊氏已正之矣其云言未沒喪者已練祥矣語亦失檢前釋除服爲祥祭之服既祥矣又何除焉當云已練而未祥　鄭氏說有未當者固俟後人救正然一以駁注見長好爲新奇而不自知其紕繆如陸農師者正多也吳氏之說切中其失特錄之　鄭注言今之喪既服顧乃爲前三年喪變除而練祥玩既字乃字之意本謂未顧以前值練祥不得行既顧乃行正如朱氏後喪變麻可補行之說非謂既顧而值前喪一期再期也疏云後喪既顧之後其前喪須練祥祭皆舉行之亦是鄭注之意得朱氏之說經義與注疏乃益明耳曾子問祭過時不祭疏熊氏引此文亦云追行前練祥祭也　前經有父之喪如未沒喪而母

死條孔疏云若母喪未葬而値父二祥則不得服其祥服所以爾者二祥之祭爲吉未葬爲凶故不忍凶時行吉禮也據此則未葬不可行二祥又不可終闕則變麻補行宜矣又下經言父母之喪將祭而昆弟死異宮者既殯而祭如同宮則雖臣妾葬而后祭夫同宮之臣妾猶輟祭以俟其葬而后祭則並有三年喪者可知矣又案大祥之後中月而禫經但言除服言練祥而不及禫豈禫祭元冠元衣黃裳有所不可行乎然則在喪而行大祥者前夕爲期亦豈可朝服其以半凶半吉之服行之乎

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卽位如始卽位之禮

疏云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卒奠而出改已重喪服著新死未成服之服卽他室之位

案外喪在遠得聞已在成服之後而猶服未成服之服者謂如奔喪禮免絰卽位三日五哭而后成服也

則猶是與祭也鄭注猶亦當爲由廬陵胡氏云猶是言自若也

案胡氏說是也前經猶是附于王父及此經猶字鄭皆謂當爲由以由爲用非是

子貢問喪子曰敬爲上哀次之瘠爲下顏色稱其情戚容稱其服張子曰持喪敬則必哀哀則必瘠恣適非所以居喪稍不敬則哀忘之矣居喪以敬爲上敬則一於禮也東匯陳氏說見集說

案張子之言至矣此章陳氏之說亦甚善

親喪外除兄弟之喪內除鄭注外除日月已竟而哀未忘內除日月未竟而哀已殺黃氏曰若日月未竟者外雖除而內未除服輕者不推外除而內亦除也

案黃氏說甚善

子游曰既祥雖不當縞者必縞然後反服鄭注謂有以喪事贈變服服祥祭之服以受之重其禮也其於此時始弔者則爲將軍文子之爲之是矣反服反素縞麻衣也陸氏曰此言親喪雖既祥猶有他喪未除今以祥故無所不用縞縞既祥之服也然後反服反他喪之縞陸氏以縞爲素縞麻衣之縞陸氏說較穩

案陸氏說是雖不當縞謂有他服或喪冠或練冠不當服縞亦必素縞麻衣而後反他服卽前經服其除服卒事反喪服之意所以正前喪之終也若既祥而有來贈賵者則屬辭不當如此注疏誤

古者貴賤皆杖叔孫武叔朝見輸人以其杖闕轂而輾輸者於是有爵而后杖也

案武叔見輸人襲凭喪杖宜罰輸人禁戒庶民不得襲用斯善矣乃不許賤者用杖而禮由是變則杖期與不杖期何以別乎此武叔悖謬也

冒者何也所以掩形也自襲以至小斂不設冒則形是以襲而后設冒也

案冒所以韜尸上質下殺欲其藏之固也揜形似非本義然注謂人將惡之亦爲衆人言耳非謂于自惡之也

非爲人喪問與賜與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

鄭云此上滅脫未聞其首云何是言非爲人喪而問之與人喪而賜之與問遺也久無事曰問喪拜吉拜謂受問受賜者也稽顙而後拜曰喪拜拜而後稽顙曰吉拜疏曰平敵則問卑下則賜朱氏云問當如問疾非爲喪而弔也賜與如遺酒肉非爲喪而賵賻也於有喪之人而問之與賜與之其人而三年之喪也雖非爲其喪而來其人亦必以喪拜拜之若非

三年喪則吉拜吉拜謂依常拜賜之拜非拜而后稽顙之謂也問與與字如論語與命與仁之與

案此經當從朱氏說但兩與字仍當從舊讀音餘而問賜之義當從疏此記者自設問言有非爲人喪而來問遺者與非爲人喪而來賜物者與將何以拜謝之乎下言拜之之法也

三年之喪重拜不可易非三年之喪可暫用吉拜受也相趨也出宮而退鄭注相趨謂相聞姓名來會喪事也東匯陳氏曰古人以趨示敬論語過之必趨左傳免胄趨風之類是也言此書者與主人昔嘗有相趨之敬

案陳氏說是

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既冠於次入哭踊三者三乃出注鄭注言雖者明齊衰以下皆可以冠也始遭喪以其冠月則喪服因冠矣非其冠月待變除卒哭而冠次盧也朱氏云此爲適長之爲主人者言喪服有衰有冠年已及冠身爲喪主可不冠而拜賓饋奠乎加以素冠賓以喪賓祝以盡哀盡禮入哭而告踊而出此禮之不易者疏謂非冠月遭喪必待受服而冠而冠未當

案適長爲主人者固當喪服而冠而曾子問孔子之言曰如將冠子未及期日而有齊衰大功小功之喪則因喪服而冠是不必爲主人也

大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子可以嫁子父小功之末可以冠取婦已雖小功既卒哭可以冠取婦下殤之小功則不可張子曰父小功則是已緦麻之末也故可以冠取蓋冠取者固已無服矣范氏曰五服之制各有月數月數之內自無吉事故曰衰麻非所以接弁冕也雖輕喪之麻猶無昏姻之道而敦本敬始之義每于昏冠見之矣尋此二文爲男女失時或繼嗣未立者爾非通例也東匯陳氏曰末服之將除也舊說以末爲卒哭後然大功卒哭後尚有六月恐不可言末朱氏云此爲冠取失時者言故但言可以非謂禮當如是也

案先王制禮吉凶不相干然禮有經亦有權假令五服及外

親男女有數百則不虞之事時或有之況嫁取兼論壻家婦家之吉凶尤不可常如不問服之重輕必須父子皆無功緦之戚而後可行吉恐吉禮亦鮮有可行之時而男女失時嗣續不殖人道苦矣故禮爲權制斷自大功以下凡服之重輕大約子降父一等大功之末子之小功已除則可冠子嫁子小功之末子之緦麻已除則并可取婦又有孤子尤不可失時者則小功既卒哭卽許其自冠取皆禮之權也若下殤小功本從期降者則不許此爲期已上防其相干猶是禮之經也　凡服中行吉禮者暫易吉服事畢反其服以終喪　冠以三加醴醮爲正有因喪服而冠者不得已也如身已無服父有輕服未終則亦可以吉冠矣孤子小功末卽可冠者爲將取妻也小功卒哭後去除服兩月耳豈不可稍待行禮遽許其冠取者昏禮所謂恐有三族之不虞也　父子亦有同服者若姑姊妹出適父子俱爲大功從祖兄弟父子俱爲小功此未及細論也鄭注有必偕祭乃行之說疏謂父子皆是大功之末乃得行冠嫁父子俱是小功之末子已除服豈反不得行乎

甚無謂如父大功小功之末子已除服豈反不得行乎

外宗爲君夫人猶內宗也　鄭注外宗謂姑姊妹之女舅之女及從母皆是也

案從母在邦人爲小功服者今爲君服斬疑太重蓋是從母之女與姑舅之女相等者耳服問疏引熊氏說謂從母之女疑此注脫之女二字若從母嫁於本國大夫當從爲夫之君齊衰不杖期他國則無服疏又言卿大夫不外娶舅女及從

母不得在國中然則此外宗唯有姑姊妹之女不兼舅之女與從母　舅之女從母之女若嫁於他國與此君亦疏遠矣豈其夫不服而婦獨服乎疏並存熊氏及賀循譙周之說恐賀譙不服之說爲是鄭亦云嫁于國中由此推之舅及從母之女在國未嫁亦無與此君服斬之理至重之服豈可施於恩義所不逮

成廟則釁之其禮祝宗人宰夫雍人皆爵弁純衣

案爵弁士入廟之服諸侯之宰夫祝宗人當是下大夫而服爵弁者釁禮輕也助祭當冕服

納幣一束束五兩兩五尋

案此昏禮之幣一兩四丈一束二十丈若事神及賓禮之束皆用制幣制幣丈八尺爲兩卷一束九丈

女雖未許嫁年二十而笄禮之婦人執其禮燕則鬠首疏云許嫁而笄則主婦及女賓爲笄禮未許嫁而笄婦人禮之無女賓不備儀也既未許嫁雖已笄猶爲少者處之朱氏云此婦人正指主婦女賓雖未許嫁必以禮爲之笄所以不待許嫁而笄者欲責以成人之道也而不備儀可乎燕則鬠首謂有事時則笄無事則不笄非既笄輒釋直待嫁而後笄也若云已笄猶以少者處之是不以成人之道責之矣笄何爲乎

案朱氏說是婦人執其禮對冠禮男女執其禮也

皇清經解續編卷六十六終

仁和葉維幹
上海范本禮校